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四

政本類

錢一本　敬陳論相大義以正朝綱疏

蔡時鼎　乞澄表率之源以端政本疏

湯顯祖　輔臣欺蔽如故科臣賄媚方新疏

龔　體　補臣虧名辱國乞允歸以重政本疏

楊　恂　時事觸衷乞清政本疏

吳達可　輔臣久擁虛位乞允歸以清政本疏

蕭　淳　元輔乞休觀望乞乾斷以端政本疏

萬曆疏鈔卷四

政本類

敬陳論相大義以正朝綱疏

錢一本 福建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九年九月

臣接邸報屢見言者之論輔臣為權為奸而輔臣之辨言者為誣為謗言者之論輔臣為嚴嵩為張居正而　皇上之望輔臣為伊尹為孔子權奸天下之大惡也伊孔天下之大聖也此一臣之身而信之則擬之為大聖攻之則名之為大惡若謂毀之皆失其眞

安必譽之不過其實夫人君之職惟在論相國人皆曰不可 皇上獨曰賢相無定論如此其何以正百官而服萬民臣以爲 國是之不明自今之論相始也我 太祖高皇帝鑒前代人臣專權亂政之失罷置丞相設府部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謂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我 皇上憲法 皇祖勑諭廷臣亦言 朕總攬乾綱圖惟化理孜孜不怠良以自古政出朝廷君者南面總者也臣者北面輔者也所以謂之天下之政出於一也今日 俞旨之下輔臣總政

之云此果　皇上之所自出乎抑亦閣中之所票擬乎　皇上不得以朝廷之政與臣下總臣下不得總朝廷之政以與　皇上抗輔臣而總政內閣不止爲前代之丞相府且儼然南面之尊矣或謂總督總兵皆以總名官即謂首臣爲總政亦適乎其實耳庸何傷臣曰此所謂閫外事將軍制之故可以總名也若謂朝廷之政而可使輔臣總之然則　皇上又何所攬而總乎臣也誦明明之　祖訓仰煌煌之勑諭惟知　皇上之當總攬不識輔臣之可總政若　皇上

言總輔臣亦言總以臣擬君以下僭上從　皇上
加稱則無故而自貶損為失體從閣中票擬則跋扈
而同背逆為大亂臣以此非　皇上出也葢自代言
擬旨來閣臣之專政尤甚於丞相之專權而又惟首
員為之主餘俱唯唯聽命旅進旅退終日伴食故在
同閣之臣其阿比首臣亦無所不至苟得首臣之心
即可漸次以需首臣之位是故阿居正者申時行也
阿時行者又其欲為時行者也阿之以孔子不足而
伊尹是為周公之不足而喜人以禹傒巳之居正也

阿之以伊君不足而總政直以 皇上擬首臣是又
孟子之所謂無伊君之志者之所爲也孔子告哀公
敬大臣則不眩其自言則曰事君盡禮我 皇上極
其敬禮乎大臣今之大臣則極其無禮於 皇上又
何以正百官而服萬民臣以爲朝綱之不正自今之
論相始也國是之不可一日不明而明之自論相始
朝綱之不可一日不正而正之自論相始臣請勿追
其往而但論將來使輔臣加勉臣言節一日志伊而
學孔也孰禦使輔臣終怠臣言亦有爲權爲奸爲伊

尹孔子之罪人而不容於　聖明堯舜之世者耳是故易言變通趨時處今時而欲如我　高皇帝之罷相如我　文皇帝之設內閣止備顧問時固有所不可也亦豈可盡失我　三祖之遺意乎今之代言擬旨亦顧問之遺也若使同閣之臣遇有章奏到閣儼天語之親問矢上告之赤衷各呈所見各擬一旨以俟我　皇上採擇使朝廷之事無一不出於　聖裁則首者安得而冒專權之名次者安得而貽伴食之誚其不然者縱不為奸亦謂有權久而忘焉如時行

近題老疏有臣特票從部擬而已之云部臣題閣臣票如是而遂已不審置　陛下於何所矣又每於嫌怨所在必以出自　聖斷爲擬然則其餘之爲時行斷勿問之矣　皇上斷者不能十之一時行斷者且逾十之九矣　皇上斷謂之　聖旨時行斷亦謂之聖旨習矣不察蓋不特權倖　陛下而更過之矣罪何可勝誅哉此其所當論者一自古泰交之世臣之規君則曰罔遊罔淫勿疑勿二君之戒臣則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若君臣自賢又相向而爲佞乃處堂

之燕雀衛侯之國是也前者評事雒于仁恭進四藥之箴　陛下欲見之施行輔臣襲顧賈鄙夫之智力勸留中既有言及輔臣之章亦盡留中夫士有批鱗而極諫下則逢之以留中既道吾君於遂非文過之為亦有借欲而危言　上亦答之以留中安望其臣以盡忠補過之舉臣觀伊尹暨湯咸有一德之說而知欲我　皇上之從諫當先自輔臣之受善始必力圖改過之益大開遷善之門一切先後事關廊廟之章負罪引愚懇請　皇上盡爲發下有則與天下共

改之無則與天下共勉之而及於先後以言已獲罪諸臣如饒伸萬國欽輩併請召復原職庶乎以過勿憚改之身來四方直諒多聞之士驅天下讒諂面諛之徒而可仰致吾君於從諫弗咈之隆夫非伊孔之遐軌哉此其所當論者三科場一事再爲言及亦幾汚衊齒頰獨恨票擬原無私弊之旨此乃不可以欺天下三尺之童子而敢以欺吾君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且夫季孫之異子叔疑謂之壟斷富貴此猶言已身不用而子弟更進也今已身見在執政未嘗一日

不用而及使子弟干進不尤異之異乎將不謂之壟
斷富貴乎然國家令用凡同族官員仕同省郡甲者
必為迴避其父執政在朝其子若弟即為引嫌迴避
亦奚不可臣不服遠引嚴嵩之惡不有其子世蕃不
如是之甚也居正罪大而不可解亦不懲修嗣修等連
第之為災耶人之言曰我朝公卿與刑不逮宋人遠
甚儻終自異避於宋人之下抑何以稱塞我　皇上
伊孔之期望臣請見在執政自今特著為令俱許以
蔭入官其有已中式而被人指摘者或請除名改除

歷陳官秩及官之後又與兒從仕籍者暫還里居屏跡公門勿蹈世蕃懋修之故轍俟必致政之日然後徐議進退留餘祿以還朝廷留科目以盡讓天下寒畯之士俾公卿典刑卓然自今日樹立始夫非千古之一大快乎不然犬馬報主之心終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或能彌縫於在任終必決裂於去日雖辭權與妬之名難逃鄙與具之識智者宜有以自處矣此其所當論者豈易訓從王之義於蹇則言匪躬於損則言無家約束臣以身殉國安復有家寅而違中而

退進則當思盡忠退則當思補過何暇延接私交通受餽問匪嫌疑之難遠且精力之徒獘儻非一意奉公謝絕私交即虛名亦負實汚足樹貪饕之幟矧濁源斷無潔流安覩肅清之期以遠臣則或為近臣府庫或又合遠近之臣而為內閣府庫欲不為嵩為居正何可得也臣請繼今有政事當議賢士當親止禮見於公署勿通問於私室但有候問投餽仍蹕敝風者無論內外之部院府寺外之撫按監司一二自為覺察執奏併請勑下緝事衙門訪捕拏問一洗政本

之陋習重開內閣之清明庶幾大法小廉正己物正
而少足為閣臣之重乎或尤臣曰交際問餽聖賢亦
有弗廢者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臣曰未嘗遠行不有聞戒安居京師開門受賂是何
處也貨之耳貨之自內閣始餽遺之禁年年條議歲
歲申令亦何為哉此其所當論者四墨勑斜封前代
所患密啟言事先臣有弗為聞今閣臣或有救援之
舉或有密勿之謀類具揭帖以進雖格言正論讜議
忠謀盡出格心正理絕無私意可窺已類斜封密啟

之爲非有公聽並觀之正況所言公當與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臣不私柰何治中書之故事啓留中之奬實昭恩怨之所由示威福之自已古有薦達人不使人知今有論救人　上從之則居其功　上弗從則避其怨古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今人以告者旣不可知順於外者又無所見或謂機事當密以之圖軍情重務或宮禁大防乃可耳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能美必將順可與天下共獻於吾君惡必匡救否

與天下共替於吾君何嫌何疑不為明本聞奏顯言於朝而徒事區區揭帖為也此其所當論者五我國家倣古為治部院卽分職之六卿內閣卽論道之三公未聞三公可以盡攬六卿之權歸之二人之掌握而六卿又惟跼蹐趄趑順首屏氣唯唯聽命於三公每事必為之請教而後行也蓋在嵩與居正時合部院大小諸臣無不靡然委其身以為之役而其甚則有安為鷹犬者今之風其無復存乎其猶有存乎禮卿于愼行亦號有夙望者也於題差各省主考無

事一則曰數日前向輔臣議一則曰於某日詣朝
房向輔臣講定一差而兩次請教惟輔臣之唾咳是
聽他之伺候顏色而禀承意旨於其所自供者一一
畢露其狀矣夫枉己從人曲也曲意徇物汙也以語
直哉惟淸之秩宗殊遠寧愼行一人爲然乎或曰諸
臣之必爲請教蓋所謂同寅協恭而和衷者也臣以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之謂寅責難於君之謂恭直道
而行心無私曲之謂衷阿比爲同非寅也權勢以爲
協非恭也不寅不恭而言和非衷也故有上殿相爭

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於和衷之義猶庶幾焉今且澌泯盡矣則曷若俾諸臣各爲陳見悃誠矢其生平人自靖獻於我　皇上我　皇上下之輔臣票擬其題請票擬之是非同異可以觀不相掩之公焉可以觀相濟之義焉可以觀諸臣之本品力量之誠僞小大焉可以觀輔臣心術之公私焉可以觀誠心之開直道之布衆思之集忠益之廣焉可以觀謀國之虛斷休休不恃其才而以天下之才爲才不伐其善而以天下之善爲善之量焉不然者請教則題不請敗

則否請教則覆不請教則不覆是部院之一題一覆莫非輔臣之所頤指氣使者耳何待章奏下閣而後爲之票擬焉則謂國家事盡在輔臣股掌間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專抑何怪也此其所當論者六在昔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相君不爲輔德即有沃心不廣明揚即勤吐握致其身以事君又不自用而惟汲汲於網羅天下之賢才以事君此相業之所以炳耀宇宙而聲施無窮也將以求之今日不學無術之流誠不可以若是其幾然於所謂陳力就列之義獨

不少省於心乎夫三公職在論道師道之教訓令講幄經年不御是何師也傅傅之德義令外帑置之私藏充盈如無年加增四十萬之歲進終不能一爲救正是何傅也保保其身體令　聖躬常年深居靜攝尚以多疾爲辭是何保也其兼銜必曰太子之師之傅之保而冊立東宮冠笄之儀注至今又復改遲豈考官則可與禮臣講定而冊立大典顧不能與禮臣共求定乎臣不知其所兼者又何職矣夫民間士庶之家但有延師自輔及教子者其於經月不面其子

屢歲不學則其師必以瘝曠爲愧而求去之不暇抑其師弗嚴而道弗立其主亦必甚惡[illegible]思以易之矧國家之師傅耶號之以師傅不足而又冠之以大學士令所學者大耶小耶其士之學者耶其士之不學者耶學與不學士之大小之判也不學則唯自滿自足不知求賢以自輔而安得有致君堯舜之術彼逐隊而候朝房窺地而伺私室非受爵公朝而來拜恩乃先意逢迎而來請教卽不盡以私相干亦祿位保守套數徵逐之庸衆人非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之賢

上益友也以德業不脩之身率天下則庸流競進以過失惡聞之人觀四方則諛佞朋爭或遇事輙稱乏人堂堂天朝豈其借才於異代哉此其所當論者七伊尹起耕夫相湯以王天下孔子由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大治　陛下痦寐伊周之臣乎前者祭酒趙用賢疏薦舉人劉元卿等宜加徵聘擢用當事者拘攣齷齪無能破格之一為題覆剏起耕夫而立之為相顧易言耶我列聖論相蓋有以才望用如楊一清以賢德簡如薛瑄等初不以資格為資猶有司寇攝

相遺意今復能行否耶繇斯以譚當世固無伊孔郎有其人不爲　陛下用也翰林一途謂之儲養相才厥初講讀編脩咸得簡入以備顧問尚知爲官擇人今惟累資躡級循列卿位以覬必得遂使國家命相之大任僅爲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輭熟結納之套黠者恣憑凌侵奪之謀外推內引監閣表裡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皆鄙夫辱人之行耳始進不以正安所善其終雖亦間有賢相起於其間然如楊士奇之子身犯大辟楊榮之孫坐事籍沒其

家貧臣萬曰楊猶然他可知矣故自來內閣之臣善終者絕鮮苟據其位遠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敗不止嵩之鑒不遠而居正蹈之鑒不遠而時行又蹈之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庸碌駑罷或甚於時行褊險執拗又復爲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如舜湯之公天下以選舉皐陶伊尹使之朝夕納誨光輔聖德相道終未可言得天下尚未有治期臣甚以爲　陛下惜也此其所當論者六兇民詢蒭蕘之言明王設誹謗之木蒭蕘且詢何況朝士誹謗且求何況忠言今

之大臣貌孔而質虎跡伊而心莽紀綱自菆夫誰爲亂議論自淆夫誰爲沸懽人攻巳而欲鉗天下之口先倡留中以壅蔽君上之過彼有謣謣而來此必詘詘而拒不目之爲奸爲邪爲浮薄必詈之爲讒爲謗爲小人進言者而皆若人　陛下安所用之曷不爲盡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也且夫論嚴嵩者當其時不斥之爲奸邪浮薄讒謗小人乎嚴嵩誅而公論自定論居正者當其時又不斥之爲奸邪浮薄讒謗小人乎居正死而公道亦昭目前之耳目可塗身後之是

非難罔不畏於人人可欺也不愧於天天不可欺也
尤可異者大臣之量弗宏何小人之娼嫉言責之忠
未盡何官守之拘攣我　高皇帝時典史馮堅言事
稱旨擢之僉都御史自典史而上其無一人不得言
可知矣居正不居喪臺諫諸臣寂無一言惟聞陳三
謨曾士楚相率而上保留之疏此非號爲有言責者
耶乃今戒小人之出位而稱數妄言者之爲可罪喋
喋利口之詞又稍復見之章奏間是三謨士楚之再
見也孔子告顏淵爲邦獨嚴佞人之戒比其相魯亟

加少正卯之誅撫時慨事臣不憂今之所謂奸邪浮薄譊謗小人而獨憂其有三謨士楚之佞居正者使輔臣而勿爲居正也者於其佞巳者亟屏斥之於其攻巳者亟登籲之庶乎去其如嵩如居正而就其如伊尹如孔子固亦非甚高難行之事乎此其所當論者九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又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故伊告老而致政孔在陳而思歸皆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其在先臣徐階之告我 肅皇帝亦言 祖宗時輔

臣無敢有專者自夏言嚴嵩專事皆獨斷而權始有專
今欲復　祖制以收政柄此官不但宜多仍須擇廉
靖謹畏者用之至於首員但三五年俱令解職則彼
不得據其位而恩威常出於上矣以故未幾亦爲致
政而去其不敢獨斷自專勿以寵利居成功固如此
今或不思君臣之分等於天地毫髮不容僭差上名
之曰總政已亦居之曰總政畧不聞有趨避遜謝之
狀專耶不專耶夫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伊孔之所不
爲弟有行而無止以其身居於寵利之極耐彈忍辱

之地使天下溺不知止之徒牽引以進必老死於位而後已古之所謂元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進退存亡者耶大臣既無難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舉一世之人心風俗靡爛於同流合汙之壍乞墦登壟之坑外驕人於白日內泣妻子於中庭滔滔而莫之止者政本之司有不言而喻不戒以孚存也是故　陛下之治前數年不勝其操切慘刻而勢焰爍人後數年不勝其姑息委靡而賢愚共貫前之政自居正總今之政自時行總而皆不自朝廷總也

許衡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是故月星借日爲光臣子近君多懼寵利不居成功亟退察存亡之正理酌損益之天行匪凶禍之爲避爰推賢以讓能行止不失其時號明哲之煌煌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人各有心亦存乎聽之者之自擇何如耳此其所當論者十論相之道得而端揆之化行以正百官以服萬民國是不期明而明朝綱不期正而正矣雖曰君道莫先論相而取人亦在君身伊尹將告歸

以一德陳戒於君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陛下進於始終惟一之隆勿以國本爲兒戲勿以言及國本者爲激聒勿以憤激延改之說爲拒諫飾非之藉而致天下萬世之遺議執此冊立之令堅如金石一也行此冊立之令信如四時一也則天命眷顧於上人心懽悅於下九廟之神靈孚佑於前萬世之統緒燕貽於後凡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萃於　陛下之躬臣以爲何吉如之其或二之以二參之以三則天命必有不眷人心必有不悅九

廟之神靈夫何以佑萬世之統緒夫何以埀國本一搖天下且危臣以爲何 函如之誠有味於伊尹之言而信行之夫然後咸有一德之臣從可求矣孔子以九經告君而先之脩身勸賢大端讒夫女謁貨利之交一有惑溺則內之心志決不清明外之身體決不強固矧以艷處之褒姒兼爲善譖之驪姬狐媚旣以蠱其心而鹿臺又復移其志 陛下之方寸臣知其不能自持者蓋result矣抑何以貴德尊士而脩身取人誠有味於孔子之言而設誠力行天下士孰非誦法

孔子者斷亦不甘爲孔子之罪人而仰負聖明千載之遇矣若但以伊孔望臣而不以堯舜自持則湯聘不來伊尹何起女樂既沮孔子必行相亦斷無從論也

乞澄表率之源以端政本以維國紀疏

蔡時鼎 南京吏部主事 萬曆十八年十二月

臣伏自思官守言責職不相踰出位之戒素所服膺但每有憤痛感激於中欲以少補國家萬一退就刑章死無所恨竊見頻年以來天災歲祲民困愈增紀綱紊亂吏治淆濁夙夜竭思興替之源斷無他道惟在陛下與輔臣憣然省改立可挽回而已陛下深居宮闕臣民呼籲莫能上達近閱言路諸臣連章累牘納忠極諫諄諄詳切陛下皆答以知道未聞聽

受之實然亦優容寬貸非切直如駱于仁不加罪責至於佐理斡旋之機全望輔臣而輔臣方樹黨自固忌言益甚羣臣章疏不待明白指切一有意向不合皆所怨惡傷害或顯斥於當時或徐退於後日或陰中以別事或潛伺其他短是以環視在廷皆心知其非而莫肯盡言以觸其忌或私懷其德而且為回互以文其過致使天下諛佞淆訛是非雜揉正氣日以消沮切實日以頹廢而尤且內托之乎雅量外托之乎清明此聖賢所以重似是之防嚴亂德之惡 臣是

以不避越職之罪甘冒觀闕之誅謹披瀝爲 陛下
陳之臣聞致身事君明義也勿欺臣子大戒也故營
私之念重則奉公之意必衰行詐之機熟則忠誠之
節必退所謂道二仁與不仁立於公私誠僞之界且
不可以爲政況純乎出此而入彼哉伏見今輔臣申
時行者自張居正身故張四維釋位之後自爲首揆
即懲前專擅矯行謙退鑒昔嚴切偏尚寬柔非不欲
示休休之度養和平之福奈何患得患失之念重而
不可則止之義輕虛崇讓而實貪競外包容而内忌

刻私僞萌生爲失滋甚故居正之貽禍身後者以其違禮徇欲而居正之有補於國者以其持法任事今改革其美而紹述其私盡去其維天下之心而益巧其欺天下之術以此求全奚異畏迹而疾走以此飾聽奚異掩耳而盜鍾笑前人之末工忘已事之愈拙身欲享安全之福而國甘受夷陵之禍奈何欲禁人不言使庶寮唯唯以爲快也臣不敢搜剔微曖試言其易見者焉夫用人親疏無常要以呈能奏功輸力於國則舉黨舉讐皆不爲私心不在國則進爲樹黨

退爲伐異均之無以勵世也時行專事廣援無意責實據勢養名者驟進若流水奉法循理者淹滯若積薪法禁則愈詳於疎遠榮進則愈加於親近蓋勢可借以黨巳名可假以壓人用之之速多爲巳私其餘則平生無助我之益轉移無進賢之譽故雖任職累勞輕重不顧內者愈速外者愈遲懸絕太甚莫如今日皆由用黨所致其尤不合輿論者科臣之例該叅藩一也或臨遷而以爲宜或臨遷而不以爲宜將遷叅藩之時有謝病以去者二也或爲彼則謂其避遷

或爲此則不謂其避遷所喜則卿寺可以三轉叅藩可以不轉明掛吏議者可以優轉所惡則以排毀爲公論以降斥爲聖意以淹沉雜職爲未盡其辜政令二門同異在心縱使行以公道猶恐衆情未喻况愛惡之交明若指掌欲使天下帖然歸心此實難矣若夫藩臬司道邊庭防虜遷轉稍優猶可說也蘇松雖輔臣桑梓自國家視之均王土與王臣耳今其處兵備獨相繼爲巡撫其人品格雖各不同將行之意均爲其鄉優報明示天下以親附之利也倘心乎爲國

得人豈其一膜之內遂分胡越若此之甚乎凡此皆由一念之私積成悖謬故張居正雖自用偏信猶有心於辨才覈實未如今日之一意爲巳也其於賢否邪正豈不謂稍從區別不知心無二用勢不兩立私意一熾則其日夜咨謀親密籌畫汩沒其中安能自覺而精神向背不期自應羣司共視洞若觀火即或頗加雜進以塞人望然既不能終絕於正道又不能自割於親黨薰蕕同器冰炭是懼於國何賴焉而以貌形與心用者較其數不勝也故持不斷之意者

猶開羣枉之門况本持私曲而欲得人以收國家之
用豈不遠哉亟宜省改者一也理國寬嚴無常要以
維世齊民可持之久則濟猛濟寬皆足爲惠心不在
國則寛以市恩嚴以厲威均之無以範物也時行欲
以私惠悅衆苟安無事廢法徇情姑息日甚間有峻
其憲章文皆有爲而發非公平體國之道故人柄馭
臣法令所急廢置違典難可具述若選法尤務也謬
如州同降補推官旣被言矣即未至議處獨不宜切
責之乎值其願使如意之人詭說以支吾則置之不

問失儀小過也偶爾拜跪違錯雖叅論矣但罰治已足獨奈何深罪之乎值其衆議紛紜之後欲借以威衆則黜之不顧輕重失度多若此類萬事叢挫豈能盡無所失苟出自至公雖有出入亦足示警惟其發於偏私適足使人玩視以至地愈重者獘愈大而莫禁黨愈固者奸愈深而不除選舉益多倖門出納益多獘賓叛亂之成重責於上而輕罰於下奸釁之起厚撫以恩而薄示以刑徒欲苟且目前莫計貽害久遠於身得矣其如國何使中外諸司望風慕效皆懼

衆心難調而喜寛容寡怨惡凡法令便於公家而不便於私情者咸聽其縱弛莫肯以身獨任蓋持法之臣不能每人而悅之有怨議禍隨其後奉國本心誰爲申理人懐自保法安得行夫網漏吞舟時或致治然惟公以行恕故能踈而不失未有畏徇沮格可謂得衆之寛即雖虛文申飭非不燦然明備不知法行自近藏身貴恕已欲任德使人任怨夫既不怨何以喻人且護私之念固滯胸中則意之所疵雖有百過終不得聞於耳即或及聞終不直繩以法權宜假借

漸成積習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其究卒使奸宄益滋蓄弱滋困以臣耳聞目覩各處臣工皆謂彌縫爲上策守職爲拙計各處卒伍皆每事要挾驕悍難制遲之數年將有不可救藥之禍是孰釀之哉亟宜省改者二也科場重典防禁至嚴二百年來未有敢奸之者自居正作俑時行濫觴利其便己莫肯更革時行之子用嘉賛於湖州富宦董份之家營入浙場其時監臨御史爲用嘉故洩漏題目預先流播甚至轉相私鬻每題得銀三十兩錢驗若左券通浙人士誰不傳

聞是年用嘉肙中時行自知不慊八言遂將科場之弊深切忌諱有人言及惡之如讐近又其婿李鴻順天鄉試中式卷內謬寫囡字二次此字經典所希下筆偶錯決不至是弊跡昭然實難自解高桂言之及今沉淪邑字饒伸言之詔獄栲責幾斃中外羣臣與其子婿何讐憤此二事不約同情暴著如此猶云尚未可據竟托於覆試以塞責藉於重庇以獲全然則前所革退如王篆朱璉之子亦何曾確然有憑若其援此稱冤何以解之是徒勢存與存勢去與去法於

何有猶乃不肯內省反謂小臣有意苛求大臣子弟不幸是何言哉即王錫爵素負人望亦發憤偏執不能自克勢足制人抑揚其說孰能禁之天下之事惟眞莫掩衆口可鉗衆心難服縱有諂附成習代爲飾辯反之本眞愆難終昧或謂主司以此自媚時行未必與知此猶近之欲觀其甚德主者而甚惡言者愛憎若此豈得欲享其利又諉其責此法可撓孰不可撓亟宜省改者五也言路通塞事關治亂然必責專輔導者先懷拜獻之誠而後可以此匡君弼成止輦

之德未有已惡拂士而欲上樂諍臣者時行自爲首
輔以其原與居正親善又懼非其黨者起而攻已遂
一意鉗制言路不問是非聞癸未秋冬曾有揭帖上
達聖覽謂諫官妄言宜加處分此非爲國也其時馮
景隆孫繼先曾乾亨黃道瞻等諸臣言及邊將本兵
非有觸諱之語相繼落職中外咸駭其故及票旨謂
科道糾論大臣不當你每並不申救天下以此窺時
行之必矣以後托言議論煩多有傷國是禁防益密
忌諱愈深然苛瑣屑條列即甚病於理亦所不較惟

其與己異意即甚合於道亦所不容縱使維持國是果有誠心亦必自反無私方可使人忘言豈有私意横積欲使滿朝莫矯其非惟己是順縱使言有當否處分非過亦必據理進退不可一毫阿曲豈有是非之界專在黨己異己之間借定國是以遂身圖其誰信之甚至稍有異同之議部寺諸臣交章保奏名爲公論實以媚權豈成風俗及禁言不止又逆其爲掩惡罪其爲冒名夫豈必難測忤于當道者豈必皆無所爲但權勢易激於黨同者又豈必皆無所覬二

者誠否俱不可必究其大分恐特立終賢於諂媚骨鯁竟勝於脂韋而時行專持偏說去彼取此謂其為國將誰欺乎蓋國與身異道也時行誤以助已為助國黨之者亦誤以奉輔臣為奉國謂同為和謂比為周毫釐千里辯正在是 臣嘗讀李膺范滂等傳竊咎其抗忿婞直不顧大體激成國家之禍然此可因曹節王甫等言之未有身稱臯夔而欲使人毀方求合以調停其私者也若夫江東之李植等借堪輿以求勝誠為可罪然彼固甚失此亦未得均之心切利已

討在制人非有徇國忠懇之素恍徒憤其身居下位既不量力又不度理理勢俱非安得不一敗塗地遂使時行得借爲口實以結諫臣之舌稍有異已必曰江李之黨故二臣者乃害於言路而非裨於言路益於時行而非損於時行者也臣又見前歲遇災尚下求言之令今歲屢閱詔旨不聞乞言之詞豈防諸臣規諫　陛下乎抑恐諸臣違犯輔臣乎飾非拒諫自時行始望以匡君聽納不可得矣亟宜省改者四也人臣善則歸君過則歸已未有已欲樹恩而使君任

其過者時行既以阻塞諫臣又恐天下議己凡言官被斥雖所自爲亦必僞言外廷動云聖意自謂力救不能挽回習爲故套無適不然觀其科場之事上疏自辯內言高桂輕處則曰票旨俛伸重處則曰聖怒輕重之間一歸之己一歸之君明著其說誣罔上告曾不畏忌皆因沿襲日久莫覺其非夫隱微之際指視猶及是否敉解言官焉能逃於肺肝之見卽一時不知後亦自明本無此心嘵嘵然益增其僞則何益矣如居正當時杖遣諸臣今欲委之陛下其可得

乎時行所以未至居正者徒以退一步法自爲遠慮之計但既誘人附己勢必明白分別忤者黜罰稍寬順者必登進愈速以此持世益足以妨公道而塞賢路爲身愈巧病國益甚志在循私無術而可然尚未有顯言其罪者而忌嫉已如此矣迺日以斥逐諫臣歸過於 陛下謂天下爲可欺是誠何心哉亟宜省改者五也大臣進矣不求其報相與輸力於國自然同心無間故韓厥戮御舉之者反以爲賀叔向不見故之者不以爲嫌此豈僞飾示廣惟其志專爲國故

能無取比昵方建言謫譴諸臣擢自戍伍編氓苟有信任之實何必恩自己出時行遽爲疏請破格優用識者已知其有市恩之意及諸臣旣用時行謂當德己無極因其意氣自負不能相徇膠漆未投遽進苦口遂致大相齟齬反成嫌隙其於美疢滋毒藥石生我之義曾莫之講而佞諂之徒翕然同聲直指諸臣爲邪顯然見之章奏甚至造爲浮語謂鄒元標得受甘雨重賂薦之起用豈不痛哉諸臣之中或有視己太高求進太驟豈能盡無他咎萬一柄用亦焉知能

踰於今日後過未顯前忠可錄其羣黨交攻也直欲違拂輔臣之故是以臣私恨之不然在廷諸臣貴無不滿人意者何其他盡可恕而獨於二三臣是急乎故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此義深切可以繹思今徒有德於人不思責報於已不遂起於樹黨之一念而成於讒說之羣小致令邪正莫白瑕瑜未辨悠悠之論兩抱不平亟宜省改者六也人臣威福歸之朝廷以其以至公之心進退人才如不得已猶歉然不敢自居非謂假朝廷以濟其私居其實而避其名者也

故山濤啓擬或來任意之譖惟其原無矯僞久而衆
情自覆時行乏有用舍不合人心必欲自滅形跡飾
以内旨如憾鄒元標論已所親思圖報復又畏外議
不欲顯斥及其因災抗疏可以托之聖心乃將疏留
中不發先爲宣揚於外謂　陛下大怒欲將元標廷
杖賴二三閣臣救止且未可必明係爲此發端藏機
以待適御史范儁當羣臣問安之日條陳時事又假
此號於衆曰　陛下前怒業已少息今見儁疏愈加
發怒欲將二臣倂處范儁將杖八十元標將杖四十

二三閣臣救解不能得柰何既而命下范儁爲民鄒元標謫用時行方以免杖之故引爲己勞而諸臣皆知因標及儁藉以實聖怒之語不然　陛下優容之德亦大矣近者因災切諫皆關聖躬絕不聞怒責之言豈其時眞有深恨於二臣至不可解乎范儁所陳未有觸諱之甚　陛下豈眞深怒范儁反在元標之上乎抑時行畏此盛名忽彼新進而姑爲輕重其間耶太常寺卿嚴太紀不保壽官欲陰去之無間可乘密囑吏部議處司屬以無故發難忘駭視聽遏而不

從遂出內旨謂大紀不諳禮法別簡其人以代之
陛下豈眞以動容之際爲臣子之去取乎又何吏部
之囑未幾而 陛下之旨適與相應耶以至欲用所
德一人焉先虛張十事以爲之所欲遷所愛一人焉
先驅除一官以授之缺晻曖變化使人莫測諸如此
類外不及知尚多借威福以成其巳私行假託以濟
其專擅於臣子大義不亦失之愈遠乎亟宜省改者
七也爲人臣者毋樹私恩故人不庇前史以爲美談
況宰相之行與布衣布衣一飯必報無德不酬宰相

受天子眷顧當維持公法冀安國家以報人主之大德區區小恩屈公法以狥之詎宰相事乎臣聞申用嘉中於浙場本房杭州同知未滿三載擢爲郡守又調松江旋遷憲副恩亦報矣且恐撫按不知每每貽書曲加推引辭私之念何其太重董份立朝附勢素無節行居鄉巨積穀糶閭里昔遇災歉一毛不拔有勸其發賑以收人心份應之曰此端不可開也時行爲之致書撫按欲邀存問隆典士民具呈反爲偽飾謂待以舉火者數千家名實相謬如此豈不使閭閻

傳笑幸有萬御史一疏衆論稱快行問亦止此此固時行轉圜之美自不可掩設無此疏隆典遂行居官貪鄙處鄉富豪者朝廷且敬禮之何以昭示天下垂訓來世酬恩厚道誰謂其非然以一身私報敢干朝廷公義則報國輕於報恩大臣之道何在至於府縣佐領等官有所覬比時時移書所轄上司以致負嵎恣肆莫之敢問餘人觀望能不效尤雖懲貪之令日下不足取信徒飾虛聲奚怨乎吏治之不振哉凡此皆因厚於所覬哉今天下以權為重以法為輕賄害豈

小亟宜省改者八也邊事無全得亦無全失和戎之利著於春秋謂其盡是者固非謂爲盡非者亦非但當平日預養將士毋使推轂之任撓於權倖荷戈之役困於侵削則守戰之備積久自修今北虜久和將無從戎之重可鑽謀而授卒無致命之危可漁獵而使故至簡用之權兵部不得專督臣不得主撫按不得覈貴近狐鼠視爲利窟時行力不能禁已失職矣又從而求結內援爲之先容請托及聞其門下有謂申尤者專得邊臣重貨陰爲營幹止於時行之前匿

其多者而白其少者以示不隱人必方之游七蓋不誣矣以致各邊裨將而下剝下援上者必速効務實修備者必鮮功夫賞罰之柄莫過進退功實一失衆心解體故所謂不在邊境而在朝廷雖云常談實切至理臣方在邊時有慷慨之將含涕語臣曰我日夜苦心誰能知者環視債帥朝謀夕轉耳臣聞此言常爲扼腕痛心思邊事敗壞必此之由且邊臣御虜畏徇者可幸旦夕無事抑制者或有激禍之虞廟堂之上既欲偷安目前不能忍一時之變邊陲之下孰肯

以身嘗禍為國家任後日之咎且抑制者禍速而小又未必然畏徇者禍遲而大即今日已及見矣迺不重責乎弛備苟安者而惟於生事是問何示怯也是以虜日驕而我日弱弊又坐此夫平日不能擇將養士隨事防遏一旦虜入翻覆欲戰則無兵欲守則無備遂乃倉皇失措姑務容養將來之禍倘不可支釀患之罪豈得獨諉於下亟宜省改者九也相臣之權百僚爭趨者徒以進退待其低昂可利之以自潤耳至于宮府未必一體施展未必如意忌此則與附權之

臣利害無關也今盈朝之士順從者通顯違拂者沉抑較然分明即如往歲陳經邦魏學曾等諸臣毫無他過徒以張四維所善彈章繼至相望去位沈鯉質行正直時行曾因玉府請封之事為內臣轉囑不聽遂懷懟憾而羽翼時行者又加鯉以結納內庭動搖國本之名及鯉已去議且不息愛憎之際變亂黑白如此豈不可畏哉至比附之徒何人不報以美秩若是而猶託言無權不能使人附己諸臣之附之者亦利其有權之實而飾其無權之名甚至章疏之內明

爲此語臣每手讀未常不爲羞慚夫以　世宗皇帝

威福自由嚴嵩之門猶尚如市豈以方今用人由已

而可辭權以罔世乎蓋覇爵則懷利者進好黨則懷

諂者進其趨一世迺若中外奏疏旨意未下禁不抄

傳不知恐妨國乎妨已乎春初召對密勿論思即有

嘉謨止可付之記言之官乃反撰述一篇抄發傳布

不知將稱君乎稱已乎諸臣揣度以爲不許抄傳者

指摘未顯便於留中召對抄發者欲明君臣無間使

羣司莫敢伺隙以逞於已深察此忠似亦不誣曾不

思投間乘便因機而動者奸人之情也憤邪惡僞抗厲而言者志士之心也不此是畏而彼是防慮亦左矣夫陰握其權以啓天下之趨陽辟其權以關天下之口而又顯示其得君以消天下之疑是皆起於固位一念故熒惑人心無所不至如此亟宜省改者十也凡此數事皆熒政之端傷教之本習非已成居之不疑自以爲是故雖賄賂公行未如[illegible]嵩威福凌厲未如張居正但嚴嵩之時邪正在[illegible][illegible]明而今則混淆矣居正之時法令在天下者[illegible]今則廢

弛矣蓋大臣以計安社稷爲悅而時行以保全身名爲計大臣以開誠布公爲義而時行以致飾悅人爲心故一臣私而羣僚皆以私應一臣僞而百官皆以僞售動若影響而勢若波流不至於大壞極獘必不止也國家理亂之機間不容髮豈可謂私僞無幾不害於大體而嘗試漫爲之乎至如奸豎張鯨險惡可畏將來爲害必過今日蓋亦諸臣所慮時行旣眞知其宜遠何不乘此得君之時以身之去就決計爭之乃畏其反噬詭其蹤迹假手於人　辭責於巳不足取

德祗足留患旣無以服邪之心亦不盡去邪之道矣臣又聞之國家之治上下交修則成上下交責則敗夫人之心知人之過則明視已之過則昏今 陛下惟知委罪於諸臣諸臣惟知匪敍於 陛下大臣惟知庶臣之為妄庶臣惟知大臣之為私今日惟知前者之已非後日亦將知今者之未善皆不能恕已及人反求自盡臣亦自顧多闕豈宜妄言人過弟竊思身備庶列無補國家治亂之數而諸臣衆多羣心難齊倡導之源先自上始已往莫追將來[illegible]必修省之

實貴賞其賤惟陛下與輔臣宜及今日洗心滌慮正身率物急於內省緩於責人則風行草偃不令自從大小臣工孰敢不肅將行設恐姦桀之徒乘釁間豈公道昭明安所藉口且得失有命盡其在我焉慮在外臣以為弭災安民維治固國之道端無出此不此是務而徒崇飾虛文空煩條教今日訪國計明日詢將材今日督監司明日飭守令是皆曲其木而欲直其影必無之理也其一陛下所宜兢惕言路諸臣條列邑備無庸臣贅特輔臣樞機所係關於理亂尤切

衰季未端可不救亟臣而不言討紛莫有言者是以
雖非臣職必欲罄竭其愚不能自已伏願　陛下首
先聽受諸臣之諫如皇儲宜速立姦璫宜速去丹庭
之供宜速損憤怒之誅宜速止皆決意力行以弘納
諫之實時行亦熟思臣言之非謬克己睒圖以為格
君之本先將其子壻毅然自請退而歸學私心一
去賢姦立辨以身維法以法權恩舉動用舍粹然一
出於正合則留不合則去豈不誠社稷臣乎何必兢
兢然畏首尾而習機變也哉臣非敢必繼今者之徒

愈於時行亦非樂訕毁時行以博切直之聲惟願自今伊始更絃易轍歸於無偏無黨庶幾國紀猶可及維人心猶可及正使天下得見蕩蕩平平之治 臣郎言皆瞽妄誣而無徵則國之福也若因循不止漸漬流毒腠理之疾轉入骨髓縱時行能保身名以沒世而悞國之害將貽之無窮恐痛哭流涕之憤不獨在漢臣爲爾苟不及今言之直待時務勢改事已無及迺追數其失以自快則與今之附和者同轍又 臣之所大鄙也 臣不自揣度竊懷杞人之意望於國家有

毫末之補進退死生泯何悔焉

糾邪臣欺蔽如故科臣賄媚方新疏

湯顯祖南京禮部主事 萬曆十九年五月

臣於閏三月二十五日接得邸報見吏部接出 聖諭諭六科十三道邇來風尚賄囑事尚趨附內之効外外之借內甚無公道好生欺蔽且前者天垂星示羣奸不道爾等職司言責何無一喙之忠以免曠之罪汝等於常時每每歸過於上市恩取譽輒屢借風聞之語訕上要直至於鬻貨欺君嗜利不軌汝等何獨無言好生可惡且汝等豈不聞宮府中事皆一

體之語乎何每每以搜動君惡沽名速遷爲汝等之職任汝等受何之爵食何之祿至於長奸釀亂而傍觀避禍無斥奸去逆之忠職任何在本都該拿問重治姑且從輕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大哉　王言正君臣之義誅奸佞之心嚴矣粲矣南都諸臣捧讀之餘不知所以有云此必言官以星變責難　皇上致有此諭臣竊意　皇上前大理寺評事雒于仁狂愚直言猶　賜矜恕又前伏讀兩次　聖諭一則引咎在躬一則因星警逐去左右蠱惑擅作威福之

人則言官即有過言必見溫納何至合科道盡行切
責罰俸是惟 聖明居高洞遠灼見六科十三道中
必有賄囑趨行長奸釀亂倍負上恩之處夫臣之責
難 皇上既不難於聽宥而 聖諭嚴切臣子亦宜
各以常憲官師相規 臣 今日敢竊附斯義也夫臣子
本心自有衷赤權利蒙之其心始黑非必六科十三
道盡然時一二都給事中等臣有勢利小人相與顛
倒煽弄其間耳語曰人其父生而君食之其恩一也
故子之兄弟相引而欺父則爲不孝臣之大小相引

而欺君則爲不忠然豈今之科道臣都不知此義哉
皇上威福之柄潛爲輔臣申時行所移故言官向背
之情公爲時行所得耳夫人臣自非天性公直大段
敢富貴而臣而富貴者明主所以誘天下公直權奸
所以誘天下私邪皆此具也使公直者不失富貴誰
肯私邪私邪者不得富貴誰非公直今日不然也臣
不敢泛舉非言官而言事者皆以失輔臣意得罪即
以言官論之首發科場欺蔽者非御史丁此呂乎此
知上恩放一時之忠者也時行知將論其子也欲

吏部尚書楊巍覆而去之惟恐其再入都矣緣言邊
鎮欺蔽者非御史萬國欽乎此亦知上恩放一喙
之忠者也時行不能辨其臟也飄太學生許國楨而
寘之猶恨其不極遠矣今言路謫外其他言官雖未敢
顯詆時行而或洩其憤事及其私人則又有年例不
時補外之法以齎徙衆言官使其廻忌飲氣而時行
得以滑然無謇諫之虞矣惟近日南都御史李用中
奏正其子貢冒籍之法而時行故以請塞責旋行所
請欲得皇上言語不得其子進取無乃要君甚矣

至於考滿與奏奇捷同日正用故事臣張居正故智其奏捷疏中有牛馬羊不計其數之句中諸臣皆笑曰此經略公賀儀也明日撰勑中必用此事矣已而撰勑果有況元輔課功之日正西陲奏凱之晨數語矣然臣按其月日則元輔考功之辰正星象示儆之夕也時行能欺蔽 皇上安能欺蔽天象乎而言官噤無言之者正以下此輩國欲爲戒恐失寵貴耳夫知感 主恩爲以 皇上爲好正法者又得與寵辨 皇上恩乃不能庇之故今科道中無義之臣遂謂

皇上無從恩人亦不知所受是 皇上爵祿矣至於言官中賄賂附勢盛作不忠之事蹤竊富貴者往往而是年來閏階以爲例固然矣故此輩不知 上恩專感輔臣其所得爵祿真若輔臣與之者雖他日有敗今日固已富貴矣原亦不退還舉即如今日吏禮二科都給事中楊文舉者非奉詔經理荒政者乎聞其所過輒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無計矣夫所至巡撫司道郡縣取之足矣所未至郡縣亦風厲而取之郡縣官取之足矣所駐驛遞所用役錢粮庶官亦戲

笑而取之聞有吳吏檢其歸裝中金花幣盞約可八千餘金折乾等正禮約可太千餘金古玩器直可二千餘金而又騎從千人賞犒無節所過雞犬一空夫前所云賄賂宴費數萬餘金豈諸臣取諸其家蓄而與之哉正其尅掠饑民之膏餘攢那賑穃之派數以相支持過送買其無唇舌耳迨至杭州宴戲無度朝夕西湖上耽樂忘歸初不記憶經畧荒政是何職名也也而廣買薦舉多寡相補每薦可五十金不知約有幾千金至於暮夜爲人囑獄如滅凌玄應克軍之

類又不知幾千金矣夫三輔臣皆家居蘇徽文舉之貪凡蘇徽三郡士夫皆能言之豈輔臣獨不知耶未幾復　命而吏部紀錄居然首諫垣矣乃知文舉之貪有所用之也輔臣亦非不知也而從長安來者又云此缺政府原有别待文舉再四從申九處求得之耳夫　皇上德意親發內帑金錢救生靈之死而文舉乃敢貪贓宴樂擾害饑民買官自擅　皇上雖在深宮獨無一人言之乎然文舉雖黜首垣久無鳴吠人謂此逆取順守之計或以前人爲創也昨得邸報

見文舉靦然奏稱禁諸臣言事矣大大學士王錫爵
因公一揚假建言納賄自劾正法此錫爵自起用以
來第一盛舉也且其奏詞曰以壯夫義士剖肝決命
之忠而反貸市井之討其詐而辱天下士大夫至此
見者莫不嘆美此言得大臣體而文舉乃左引其意
入於箝忌此亦可謂不成人之美矣夫言事者但酌
其便宜何如非必誅其心也鄭國浚渠於秦亦利申
公竊室爲楚則忠私謀且然況在公憤若錫爵有大
臣之心必先召責文舉假如他日書之史冊年年

聖旨禁人言事謂　皇上爲何如主錫爵爲何如輔臣然文舉之才亞辨此耳彼因星變爲　皇上斥貪欺明公正必不可得也彼不知地下有歲荒安知天上有星變乎而我然吏科之長明年大計天下吏臣恐文舉家無地著金世至若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除參王事饒伸外無蝦蟆給事而已不知汝寧何以還故鄉也此二臣者正　聖諭所謂風尚所嚮者也何能爲　皇上發人之私正　聖諭所謂事尚趨附者也何能爲　皇上折人之勢然則輔臣欺蔽故習

無時而撤矣失此不治臣謂　皇上可惜者有四爵祿者　皇上之雨露也今乃為私門蔓桃李耳其實公家之棘刺也　皇上之爵祿可惜一也若羣臣風靡皆知受輔臣恩不知受　皇上恩豈復有人品在其中乎（皇上之人才可惜二也輔臣不破法與人富貴不見爲恩　皇上之法度可惜三也　皇上經營天下二十年於茲矣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有欲以羣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申時行柔而有欲又以羣私人靡然壞之　皇上大有爲以時可惜

四也臣竊四可惜欽承　聖諭少效愚戇伏惟　皇
上特諭時行急行醒徹痛加省悔以功相補無致他
日有負　忠養輔臣國等堅正相規無取觀望以緊
時政其楊文舉胡汝寧亟行罷斥選補素知名節者
以風其餘而別諭都御史李世達等謹守憲令簡淬
諸道御史在內言事在外宣風一意違前彌邪以向
依阿逶冗之象如此豈惟星變永消臣且爲　皇上
奏泰階之符也不勝惶悚戰慄之至

褒肅輔臣勵名辱國乞允致歸以重政本疏

冀體福建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

臣常謂大臣之立朝也當時進退之義而人主之待大臣也亦當以義進退之斯臣節君禮所由全爲若拘拘然襲體貌之虛文而不爲政本計重輕是貽臣以負乘而自失其股肱之託也非 皇上之所以自爲而爲臣也頃者輔臣王錫爵告趙志皐並儼然道矣志皐生平不滿物望秉政以來益覺弗爲近亦自知公論難容故今言者僉至之日曾亦具疏請免誓以

決不復出矣　皇上姑循故事一留奈何不屢表乞
骸而僅爲覓假數月之請乎寬假未幾覥顏入閣顏
事乎有臣如此不惟名節掃地而天下事抑何賴焉
臣即欲忘情於志皐而不能忘情輔弼之無藉安敢
沽長厚名而不爲　皇上一言也志皐貪鄙狼籍之
狀科道諸臣業交章言之其道路之流傳又有謂其
賄囑未遂陷死營求之早明卿者有謂其饋鮮日奔
走於跋扈將軍之門冀以窺利而借援者有謂其受
賂書辦發刺求庸爲部卿所拒者諸如此類髮且蝟

興而臣亦不欲一一盡摘以羞朝廷而傷雅道獨以
大義責之志皐之不可去也蓋有六而皇上之必
不可留蓋有三焉臣請熟數於皇上之前昔者李
沆輔政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聞曰人主當使知四
方艱難而杜衍爲相於詔旨之不可者積至數十盡
封內還蓋大臣以道事君義當如此也今不可謂
無事牝雞爲妖變星示儆雷火告災志皐曾一陳言
修省否乎內地饑饉重困邊城羽檄交馳志皐曾一
奏聞區處否乎無罪之誅不足示懲無功之賞不足

示勸志臯曾一封還執奏否乎以此責志臯志臯必將曰我不能夫不能則當去是志臯之必可去者一也昔趙普欲除某人爲某官與太祖意不合取其奏毀裂投地普拾歸補綴復奏竟官其人而呂文穆爲相於四方謁見者必問有何人才得即疏之蓋大臣以人事君義當如此也迺邇來端人正士落落如星矣志臯能一挽留否乎蹇諤骨鯁之臣摧挫淹淪如霜木如遄舟矣志臯能一薦拔培植否乎耳目缺人當事者屢疏不下矣志臯曾一揭催否乎以此責志

臯其必可去者二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惟我后之德蓋善則歸君過則歸巳大臣愛君之義也迺志臯倘亦愧書所稱乎其當國以來政日乖舛恐人之議其後也迺揚言於外曰某事我原如何票擬竟從中改也某事竟由御批而我不與聞也其票語意原好而奉旨竟自齟齬也曾不思巳之所居者何官所肩者何事即使有之猶爲溺職況未必一一如其言也以此責志臯志臯可謂愛其君乎是必可去者三也周任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大臣愛身之義也迺志臯儻亦不愧周任言乎其入相以來無斷斷休休之量亦無磊磊落落之才徒以資敘致位阿衡其能克勝此任非獨舉朝知之卽志臯亦自知之矣况鍾鳴漏盡屢掛彈章昔之不去不過中書伴食之譏今之復出又趨綿花耐彈之誚以此責志臯志臯可爲愛其身乎是必可去者四也大臣一被指摘卽杜門請罪豈其勢位箝舌不能中傷言者蓋人臣之義惟當靜聽處分耳迺志臯故抗言肎之論不曰顛倒是非則曰變亂黑白甚至倡爲鬪

謀結黨之言以行其一網打盡之術此疏一出中外莫不切齒恨之以此責志皐志皐謂騆可追而心無疚乎是必可去者五也大臣即功高勞績義無矜伐未聞卑瑣無奇反自虛誇於君父之前以售其求容之計者迺志皐於辯疏之自叙不曰素抱忠貞則曰夙持耿介甚至妄附於孔子直道之行自比於周公流言之懼此疏轉出中外莫不隨吉笑之以此責志皐將猶賴之厚而顏無泚乎是必可去者六也昔宋相司馬君實而康戒勿犯漢相公孫弘而淮南王以

發蒙振落易也叛謀遂决蓋宰相一身華夷之望況今倭虜交訌緬播負固志皐以蒙垢之身持太阿之柄將反側者輕朝廷之無人而疆場益多事矣故臣謂皇上之必不可留志皐也以志皐之望論也書曰若濟巨川汝作舟楫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蓋天子置輔弼之臣如此乎相須之切也況皇上近年以來深居靜攝一切大政賴以主持斡旋者在元輔一人耳今持而付之志皐之手無惑乎日益叢挫而貽皇上以宵旰憂也故臣謂皇上之必不留志皐也

以志皐之才論也從古大臣其品格不同故其去就亦異卽以近事觀之不有謀議不投四疏决去者乎不有夜看三台尚冀復用者乎以臣觀於志皐蓋沉溺寵榮而戀戀難捨者皇上復踵故事慰留之則志皐且在得不戒去國無日而天下事不知所終矣故臣謂皇上之必不可留志皐也以志皐之品論也夫志皐之當去者六非臣影響之說也以大義責之也所以全志皐也皇上之不可留志皐者三非臣迂遠之料也以大義權之也所以計國家也使皐

粗覽臣疏於旦晝紜爲之日必上艴然怒細玩臣疏於夜氣淸明之際當且帖然服怒與服臣不敢知惟乞皇上斷奮乾剛特劄罷免或曲全體面待其疏請准令致歸庶端揆無倖位之臣百官正而四海淸宗社無疆之福在是矣臣愚何勝惶悚待命之至

時事觸衷乞省納以清政本疏

楊恂 戶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三年三月

臣自去年三月入京蒙 恩擢掌戶垣已幾一歲于茲矣竊見 朝廷之上貪黷成風廉恥道衰言路日見壅塞而開導之無期善類日見銷磨而嚮用之無自內外倚附彼此通同隱蔽將趄悠悠 國事殆有日暴月傾莫知其所底止者 臣備員掌篆日食大官要結垂冉久矣豈敢徇拘職掌苟避忌諱坐以待遷而不為於 皇上置喙乎且今之議執政大臣者不過

日稟擬未嘗也貪鄙無為也佐理不效也然此雖不足以基治猶未至于階亂是固可憂而可憂尤有大于是者則宗社之安危所係國家之理亂攸關忠臣義士所為日夜扼腕痛哭流涕而不容已于言者也臣請據實直陳惟皇上留意焉許茂橓罷閒錦衣耳厚賫金玉夤緣為奸已經緝事衙門捉獲奏聞矣乃緝捕者反致責罰而饋送何人營求何事竟置不問焉明旨一下舉朝紛然咸謂皇上已知其人姑示優容待其自決亦王者壹絕人之意耳何圖

至今兩月以來恬不知愧慢無引避之詞豈以聖
聽不察可以蒙匿閉藏其愧乎抑將謂我原未受可
以推諉遮飾乎夫物必朽也而後蟲生人心必先疑
也而後讒入若使爲大臣者清白自持肅靜自立則
彼雖有行賄之心亦逡巡畏憚而不敢發而苞苴見
汚必其人之易與者也此而不問顧乃洗索于區區
交際之間是舍豺狼而搏雉兎殊滋甚矣欲天下
之澄清也得乎寵賂之彰　國家之敗率由于此此
臣所謂大可憂者此也楊應龍一公廢土司耳負固

不難聽勘罪在不赦或剿或撫　朝廷自有恩威為
天覆者正宜為謀設策動中機宜使剿不致于損威
撫不致于擾亂斯為忠於謀國者也胡乃不此之圖
貪其重餌與之交結串通往者姑勿論矣只如近者
綦江縣捉獲奸徒徐宗遠包內檢出空印文書六套
皆投兵部正堂并投提督巡捕其餘四套并黃金五
百兩白金六千兩虎豹等皮數十張不言投何衙門
作何饋送此輩在原問招詳的有實據蓋不止於按
臣疏中所言者及臣細詢播人始囁嚅言曰求為禀

擬乃輔臣職也金至五百銀至一千重賄也持重賄以行楊酋明欺謀國之無人可以賄免可以利愚狎侮甚矣乃　廟堂之上猶然遣督臣議賛書張皇太師何爲也哉陽爲探聽陰爲利媒舉動如斯其不爲楊酋之擁戶而笑者幾希尚望其畏威悔罪出壘授首乎且恐他夷觀望各起叛心而西南從此多事矣此臣所謂大可憂者一也推陞者吏部職掌該部擬議上請雖有正陪而要之正點居多陪推特故事耳何邇來創爲專擅之說以蠱惑　聖聽及

皇上信其言而疑我吏部然後內托上意外誘廷推或正或陪任意點用甚者兩者俱無當也則駁以另擬少不如意譴責加焉附己者朝推暮點立致要津梗己者淹抑遲留動見抑阻若謂簡在聖心我無與焉何其簡用者非梓里之姻親則門闌之契託也如是而謂權在吏部乎抑旁有所移乎吏部不專必有所以專之者乃收攬威權之漸也夫悠悠世情孰無趨時之念彼當事者有見于此猥云矯枉深鑒覆車下筆係親疎措情觀勢要儘可謂竭力調停矣乃

聖疑猶然未釋但恐調停不已則變而為遷就遷就不已則轉而為模稜異日汪鋐楊巍萬寀謝廷寀輩復出斯濫觴矣此　臣所謂大可憂者三也言官者朝廷之耳目或為糾彈或循職掌不過居其一喙之忠以免辱曠之罪耳何邇來進為朋黨之說以激聖心及　皇上行其諸而怒移于言官然後假托天威肆行胸臆非敢顯斥于正言直指之時則必陽中于遷除建白之際卽有不入其圈套不墮其術中者亦又于別本帶出旨意陷害報復所愛者在此則

邪移善鉄用其言而顯其身所惡者在彼則百計驅除逐其人而并棄其官皆謂斷自 宸衷無可奈何其併斥者非夙昔之積怨則近日之深仇也如是謂黨在言官乎不在言官乎言官不黨而輙指之曰黨是一網打盡之謀也夫人心易搖不爲利害所怵乃司言者目擊于此觀望顧忌脂韋取容寧爲抱葉之寒蟬何有朝陽之鳴鳳縱有言者亦不過隨分塞責已耳乃 聖怒猶然不已誠恐忠直喪氣諍臣杜口人情習爲阿附即有指鹿爲馬之奸南召喪師之禍

孰肯奮不顧身與　皇上言者此臣所謂大可憂者四也夫當今之時南倭北虜天變人窮　國計空虛吏治窳墮所可憂者尚不止此乃臣獨以此四事為言者蓋深有見于政本之地腹心之憂禍機隱于蕭墻權奸坐于帷幄固非若一外患之踈可以緩圖而徐救也此臣之所急急為言而不隱忍默者以此嗟嗟元輔趙志皐老矣日薄西山豢虐有幾然屢汚白簡而不去者蓋以鄧綰只知好官桓溫不避遺臭無足責也獨念次輔張位道學名宗人倫師表乃所為

若此欲其挽回瀾倒登治綦隆也寧有日哉且其機械獨深黨與甚衆私相援引如古之三凶四木今之八狗三羊布滿朝著而將來之禍當不在于前宰相下矣言而至是眞可痛哭伏望 皇上俯察臣言議罷趙志臯譴防張位許茂椿之餽送查究根因楊應龍之重賄追求下落點用惟公以防竊弄之漸言路開廣用杜壅蔽之姦仍乞 嚴諭陳于陛沈一貫並輔及部院大臣各秉公心無存私意與其露章言事孰若就中維持毋觀望以承容毋奉承而結納如趙

則內外澄清上下同德大臣有羔羊之節小臣有素絲之風言官得闗其忠耳目之聰明不蔽權奸罔敢播弄　朝廷之威福不移太平有道之長端在于是雖有外患不足弭矣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庸病輔臣久擁虛位乞賜允歸以清政本疏

吳達可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三年

昔聞商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云啓乃心沃朕心夫輔德啓沃相臣之職顧不重歟故居是位者必有清貞直亮之衷茹納淵涵之度而又濟之以經綸運量之才然後可以轉移君心賛襄上理其職誠未易稱也矧今之時何時乎東夷甫息北虜跳梁災異頻仍天心示儆播酋楊應龍方日伺朝廷之舉動以恣逞雄心而中土之民苦於羣奸結黨

所在驛騷揭竿斬木之變疑在旦夕所恃以挽回天意聯屬人心杜外夷窺伺之釁者惟在一二內閣重臣耳即以精明強幹者當之猶懼不任救時豈衰耄無爲依阿軟熟者可以久據其間乎 臣觀元輔趙志臯榮膺簡命九年於兹不爲不久矣晉秩孤卿恩光前後 皇上知遇不爲不隆矣臺省諸臣連篇累牘卑陋齷齪招揭彈章不爲不詳矣疏辭乞休凡二十餘上不爲不多矣 臣以爲東封事竣志臯當亟令其子伏闕堅請骸骨生還而遲疑不決物論囂然知勢

不可留始以一言塗飾耳目臣竊疑之夫大臣去就關係國體姑不敢掇拾其瑣瑣之行以沽直名傷雅道自臣入都門以來聞其半身不遂手足痿痺元氣脫離形骸枯槁戶庭尚艱移步丹陛豈堪再趨夫宰相何官絲綸何職而以調元燮理之任付之淹淹牀褥之人此在祖宗朝二百年來所罕見者豈不羞朝廷虧政本耶伏讀聖諭惓惓一則曰卿老成輔弼朕所倚賴一則曰國事多艱閣署員缺宜倍加調攝痊可即出輔理以副眷倚臣以為錫之恩榮以酬輔理

之勞中之慰留以示優崇之意固眷也賜之歸休以全知止之節亦眷也苟徒以固留為眷而不以安老為眷翻令輔臣欲去不去之跡無以自解陽辭陰戀之疑雖曰眷之實則累之豈君臣終始相成之美哉

太祖高皇帝賜學士宋濂致仕歸休親製詩序召其孫慎問之爾翁在家撫兒孫乎涉田園乎君臣情誼藹藹可掬今志皐年幾大耋正撫兒孫涉田園之時而非戀寵利勞臣弼之時也藉令步履稍從猶宜逸老賜歸而況臥病經年乞休屢上 皇上何不加

體念也無論華夷觀望臣工具瞻人人竊咲所志皐
拊心自省亦必有惕然不寧者矣昔陽城爲諫議大
夫七年不言事迨陸贄罷裴延齡相而後裂白麻以
諍之至今稱諫職者以爲得體夫城言之於七年之
後而臣言之於補任之初城所指者奸佞之延齡而
臣所摘者庸病之志皐似乎先後不類然理亂安危
全係輔相奸回迭相流毒生靈庸劣之相耗損國脈
耗損國脈者君不覺有勢焰赫赫之狀曰循嘆弛日
復一日天下事將潰敗決裂不不可收拾矣臣棲遲

獻䂀蓋已有年荷蒙聖恩起之田間復除言職竊思
今天下之大可憂者礦稅日增言路日壅固忠臣義
士所爲扼腕而長慟若探本窮原則輔臣進退國是
所關尤非細故也一念朴忠敬陳款款之愚如此伏
乞念政本重地例難缺人大臣晚節所當風世亟允
元輔趙志皐之請特簡忠良以充其位庶恭默思相
之旨不爲空言而臣亦藉糾正之義可以報國恩於
萬一矣干凟宸嚴不任悚息待命之至

元輔屢疏乞休意多覬望乞賜乾斷以端政本

疏

蕭淳 浙江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臣惟人臣一身不能兩用當其未仕則此身為父母之身及其既仕則此身為君之身非父母之身也若既以身事君而又欲以身報親無論義之所不敢出而亦勢之所不能兼也 臣於大學士沈一貫竊有惑焉計其拜相也亦有十三年業已以身許之君矣當其時天災人困綱廢紀頹外棘內憂千瘡百孔天下事幾至於決裂敗壞而不可收拾矣凡為臣子者誰不

抱杞人之過計而切憂危之遠慮哉迺元輔緘口結
舌毫不關心依阿承順畧不引手此時人言嘖嘖目
望元輔之乞休而元輔坐視悠悠並無一言之求去
乃忽於客歲託修墓之舉以爲高尚之謀何爲者也
我 皇上不欲違其孝思諭令伊子代往則所以體
其情而成其志者亦既委婉矣無奈 皇上以股肱
待元輔而元輔不以腹心報 皇上以修墓請勿許
也復託之有疾以有疾請勿許也復託之人言今復
易而爲引年之請矣何父母之情深而山林之念重

況十數年前臣爲諸生時曾憶元輔家居未久趨赴潞河以希新命懼犯清議旋復潛去彼一時也何汲汲於功名而頓忘荒丘之念此一時也何依依於霜露而輒興風木之悲哉以是知元輔非欲去也中有所惡而以去覆之也非眞有必去之心也他有所冀而以去要之也使元輔果毅然求去則謝絕國事亦當謝絕人事臣每過其寓所見其車馬盈門書使紛至未嘗不入人接譚事事裁答是人事尚未謝也可謂之眞求去者乎臣慶元輔之心以爲身居首揆中

外欽汪纔一言去便即脫然無論非其本心亦覺大
失相體不過假陳情之故套以與　皇上之挽留耳
果如元輔之意我　皇上所以留之者亦既屢矣一
則曰國事多艱卿宜　留毋得過信堪輿以負懸懸
一則曰首輔任重豈得以內顧為憂宜即出贊理勿
負眷倚一則曰天下多事維新政幾必賴元輔一則
曰疏中所陳斷然力行者待卿出共圖又且宣諭以
鴻臚懇留以近侍是　皇上可謂信臣之篤而元輔
亦可謂得君之專矣矧元孫誕育聖政更新中外大

小臣工無不懽呼祝頌歌詠太平以祈　聖壽於萬年渙覯熙隆之盛治獨柰何元輔屢疏求去堅卧不出以竊附於止足之高乎　臣又度元輔之心以為我
皇上具堯舜之資可以大有為之主入相十有三年不為不久行乎國政不為不專得　皇上之信任又不為不篤而卒不能啓沃　善心挽回　敝政綱紀任其廢弛生靈任其塗炭視庶職之曠缺而不能補憑中使之肆虐而不知禁得君如此行政如彼是尚能安其位乎況自註籍以來不盈三月間聖意回春

善政畢舉礦罷矣稅調矣言路開矣缺官補矣舉元輔數年所不能得之於　皇上者一旦得之二三次輔誠無以施面孔於同寅而舒眉目於朝宁矣則元輔之求去宜也獨不思善則歸君過則歸巳大臣之懿矩也善與天下共爲之不善與天下共改之具瞻之雅度也況當美政方新之會　皇上勵精之初中外之積蠹尚未盡除廟廊之事業豈易究竟礦雖議罷而中使之在地方者未撤也稅雖歸併而惡璫之陷有司者未息也卿貳雖間補而部院之懸缺尚多

也言路雖漸開而臺省之額員尚乏也他如以言得罪諸臣禁錮已久猶未議覆也使元輔於此數者力贊舉行能必得之於 皇上則去非沽名留非尸位天下且以此多元輔而元輔亦可以有辭於天下矣何謀不出此乃爲此濡滯無斷之計也即使元輔得遂其去以謝過於人臣恐在位旣無顏於廟堂去位亦何辭於梓里所謂進退無一可者也元輔於此時所爲操心積慮者亦太苦矣臣爲元輔計當自揣其精誠果足以格主力量果足以囘天此一出也眞可

以補數年相業之闕則元輔即不去亦宜也不然臣
願元輔寧負國恩勿玷清議寧含羞以歸鄉井勿忍
恥以辱士林萬萬乎不可仍相對一笑而徒付之長
嘆可也伏乞
皇上諭令大學士沈一貫自行裁決
無伏再托乞身以塗諸臣之耳目故爲觀望以徼
皇上之眷留庶朝廷之政本肅清而大臣之風節可
勵矣

政本虛人廷推難緩謹獻一得以備簡任疏

王元翰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八月

高皇稽古建官有監於胡惟庸之失也遂罷中書省設部院分曹頡頏而事皆朝廷總之且不許臣下奏立丞相著爲令嗣是又以吳伯宗宋訥等進殿閣學士亦不過備顧問而已沿積至今竊見閣臣貴重地望之隆崇眷注之殊特百僚不敢望焉是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矣朝紳士庶與走卒兒童莫不指曰某相公某相公是無宰相之制併有宰相之名矣以

其身係中外之重朝廷所不可行之於天下者閣臣能止之天下所不能得之於朝廷者閣臣能請之此何等位也而可不極其選哉頃者 皇上一日之間並罷兩相天縱聰明指揮若是其間是非曲直天下竟不敢向九閽而吐一詞焉夫至於是非曲直所在能使舉朝不敢言 皇上不得聞大非有國者之福也乃輔臣朱賡揭請廷推至再至三毋亦謂獨力難勝衆舉為當乎 臣思廷推在即則爰立伊始一退一進之會實否泰之關所謂社稷安危在此一舉

古人云人主之職在論相茲政　皇上論相之日也
天下無事之日雖模稜伴食輩猶不可假坐鎮之空
名列今多故之秋非識治捄時之才豈足堪調燮之
大任　陛下以今天下為無事乎為多故乎士風深
巧入神法紀廢弛殆盡堅行不典之弊政苟且賄賂
視為當然力戰難裨之公道倒置是非必欲敗國
不止無巳年之積也而且泥沙用之於不可稽覈之
名民不止於九室之空也而且豺虎驅之於靡一乾
淨之地甚者林宦之智勇盡萃結交朘削必釀倒戈

之毒禍正直之精神無人提撥𢧐徨常有短氣之英雄以堂堂天朝不自強反寄緩急於衰顏之虜𥡴區區帀賞何足恃惟伺動定於老病之夷王識者念及於是每恨生不逢辰而食不下咽誠岌岌乎殆哉時也尚可令政府重地致援引邪類參用匪人以誤國耶嘗考覽古今見國之理亂全由相之賢奸故古之善觀人國者惟視相之何如人宋之仁宗知人善任當時如杜衍文彥博司馬光韓范富歐諸君子皆相繼秉政釀成慶曆四十年平治之盛其時非無夏竦

劉沆輩小人謀構卒不能勝善類故不能害治也王安石佐神宗原不知富強之術而本性執拗過人創立新法引薦羣小及爲呂惠卿輩所賣天下始騷然不寧而元氣削矣自是奸邪接踵蔡京章惇輩用而汴都破王潛善黃伯彥輩用而宋祚南丁大全秦檜韓侂胄史彌遠史嵩之賈似道輩用而宋運移衣鉢相傳皆醜正爲讎助天爲虐其時非無司馬光李綱崔慶之趙鼎趙汝愚諸君子孫忠拮据然卒遭貶斥不能勝邪類故不能救危亡也夫此輩平居則嫉賢

周上利盡歸巳有變則或還或逃禍獨歸君故權姦
欺蔽惟宋室最多乃遭夷狄之禍亦惟宋室最慘至
若本朝相道在永宣間則推三楊在成弘間則推劉
謝雖忠信氣節之士不乏而相業遠不逮古說者謂
宋室有相而無君本朝有君而無相豈其然矣昔王
禹偁爲待漏院記其中有曰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
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以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以來
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在朝我將斥之六氣不
和災眚洊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清欺蔽日生請

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相臣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矣其或私讎未復思所以逐之舊恩未報思所以榮之金寶玩好思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斥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搆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此其義正而言中臣每愛誦其詞總不如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四語尤爲萬世相天下者之鵠

耳然小人易與君子難合縱彼極亂之王豈必好用覆國之人哉蓋不知而誤用之也皇甫鎛程异之相也雖市途賈販亦唾而嗤之而憲宗以爲賢王安石秦檜之相也惟呂公著晏敦復大以爲可憂而舉朝方慶得士人固不可掩而亦甚難知大抵光明正大近側不知名者其人必君子也陰晦柔忍爲宵小所延譽者其人必小人也以此察之可得大槩矣是故今日之舉謂宜以才識爲最有才識而忠實端潔者其上也才識不足不失爲忠實端潔之品者其次也

不惟顯掛物議者不當濫列卽盜虛名而關大體者更有覆餗之虞不惟才匪經邦者不當濫推卽才足而實不能者亦有僨轅之慮又必兼南北而用之合內外所收之何論兼南北生長原不擇地勿持曲意偏南勿狃私見重北蓋納牖遇巷南人所長而宏材大器多出西北可不兩盡其能乎何謂合內外立賢原不以方起家翰林者宜倍用二人取其德性閑鎔起家別衙門者宜參用一人取其世務周練豈宜空與會推之名獨遺欽點之實況國朝殿閣名臣不從

中秘發者固多也而亦不兩得其平乎乃點用務在會推之內以防他進之途恐一人之薦拔未必當衆口之議論乃爲眞不得不公也會推必罪舉主之人以杜私交之路進一君子天下受其福進一小人天下受其害不得不嚴也臣愚謂是役也非 皇上採至公於廣衆之中行神斷於毀譽之外幾何不輕軍國於一擲哉凡此皆重始進耳及夫簡用之後更欲仰請天語叮嚀勑其用心輔政一德逐衡不可分南北而膠未化成心使畛域愈牢而不可破今天下政如

同舟遭颶必協力若左右手猶倖有濟假令鼓楫柄柁者復分馳異嚮則胥溺之術矣不可恃廟堂而與清議爲敵使意氣愈激而不相下今天下政如久病百虛之人惟賴清議一綫不斷保爲生氣而庸醫嘗試復以耗氣之劑投之則不起之症矣弟與其救之用後而盤踞牢固去佞嘆拔山之難何如救之事先而勿比匪人斥邪若脫距之易乎 臣言官也常恥毛舉細故以塞責茲自擊大典如舉之而當也 臣等曾題以成美如舉之而無不當也 臣等亦不難持白簡以

從事然總之無如 皇上睿鑒妙簡得天下第一流佐今日中興之治使正人呌號以爲歡邊夷以生事而相戒自無虞 臣 等喋喋而子孫黎民尚亦有利矣

政本需人最亟乞法祖置相以翊泰運疏

史學遷 湖廣巡按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九月

臣接邸報知元輔沈一貫次輔沈鯉並蒙旨回籍仰見我 皇上屏黜奸欺優禮耆舊並行不悖至意且自元輔蒙垢猜疑橫生次輔避嫌引疾在告一旦報罷之命俱從中發外廷諸臣雖一時有忠佞同逐薰猶不分之說而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眞度越千古矣惟是政本不容久虛放逐既行則登庸宜早有如顯忠遂良簡一二名世秉軸其稱得相則在今

日倘或蔽明養奸僨取一二庸鄙備位則蠹國亦自
今日故此一時也賢奸消長之關實理亂安危一大
機也臣不敢遠引枚卜形求之說以瀆　聖聽祇就
祖宗朝制言之則今茲置相竊謂廷推宜公獨斷宜
審而拘攣之議有不容不破者蓋自胡惟庸罷相而
中書之政分於六部我　太祖立法原有深意於時
弘文學士非不貴幸而總攬自上無所置裁　文皇
帝開召詞臣入直左右然僅以備顧問代制草初未
嘗有宰相之名也故其官亦不過五六品而並逮淇

後沿襲既久法制漸更而政全歸於內閣矣迄今則
翰林相仍操縱在手而專以詞臣入相遂牢不可破
矣夫朝廷設官分職遞相上下原無外內豈其中外
勲望大臣曾無一足寄心膂者而惟詞林一科足以
端政本而清化源哉蓋嘗因是考之先朝相業首推
楊李乃楊士奇以審理李賢以郎官俱蒙召用 世
祖中興如張孚敬楊一淸諸臣其相業表表可見亦
皆以部郎起家蒙恩特簡此皆前事之明鑑何獨於
今不然也且我 皇上以今日之相爲重耶輕耶顧

皇上登極以來輔相諸臣盡賢耶不賢耶以爲輕耶則含凝丞輔弼之地其所托重持方者何人以爲重也曾何肩越其任而專付之操觚柔翰之臣以爲不必盡賢耶則股肱腹心之寄所爲養尊處優者謂何以爲必擇其賢而後用也奈何狃於一局而遂謂輔世之賢挾時之術甚出詞林而鄙夷外僚無一可任用之人也權重則當分物極則必反當此重極宜反之時況有 祖宗成規在乎夫人各有能士固有品臣非謂今日詞臣盡非詞臣盡可罷相而內閣之任

獨取備於外臣也大抵詞臣登科應制一入鼎常清華之選優游歲月計日待遷而一旦秉鈞當軸則其錢谷甲兵未必習也刑名政事未必諳也民情之休戚國計之利病未必周知而旁燭以書生嘗試天下之事鮮有當理久且專權自恣放逐忠良引用奸回誤社稷蒼生不小曷若部院卿寺有望之大臣及仗鉞秉旄勳業隆奕與藩臬長吏歇歷久而更事多者之爲愈乎非智不若所居之勢異也臣以爲詞臣趨陪禁近慱通故典可以備論思啓沃之資勛望大臣

敭歷內外諳練事機可以奏助勳旋轉之績故專用
詞臣則互爲倚仗而有偏輕偏重之病兼用外臣則
兩相調劑而有協恭和衷之美及此更始之會肯一
大破拘攣不問在任在籍或內或外廣延衆正特簡
元僚其有裨於國是良非渺小者然此非臣一人之
私言也先是大學士申時行許國張位相繼罷去而
科臣吳文燦徐觀瀾臺臣喬壁星亦曾建議及之而
中格不行豈非以權有所屬不肯旁借耶臣見閣臣
朱賡奉公體國方加與天下維新共圖上理我皇

上兼明獨斷取　祖宗舊制一更定之簡在帝心何難破此一機局哉事關政本臣叨言責敬陳一得之愚伏乞　勅下吏部多官會議博訪廷推以俟
聖明簡擇宗社幸甚

朝政因循可慮輔臣单匱難支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二月

臣惟天下理亂在於朝政得失而國家內閣之地號曰政府謂 皇上心膂所寄天下機務之所從出也今天下大勢似強實弱似安實危百孔千瘡僅存象貌則惟是二十年來政府之內懦齧漸靡以至於此識者傷之今二相久去正改絃易轍之會 皇上慎重枚卜未遂允行而輔臣朱賡獨力支吾吁嗟病苦即有屢疏但被温旨耳天下至大萬幾至衆 皇上

高拱於深宮輔臣堅臥於私室一朝羣臣泛泛如河中木此乾坤何等時乎 臣觀自古安社稷享無疆者在人主任相臣相臣自任以天下耳故曰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如此乎其求之急任之專也而商阿衡亦曰恥其君不如堯舜若撻於市朝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抑何兢兢者哉

皇上英明獨馭萬幾在握固謂輔臣多寡無能爲爾又嚮多詬敗不足懲也在易有之曰鼎折足覆公餗明三公不可不得其人也 皇上神謀睿斷誠過討

有非人之慮則何不公擇之而顯用之古之求相者或得諸夢卜或試諸人情至有中國相司馬名稱驚傳於四夷今天下非遂無人也其邪正疑肖之故可數而知者誠下明詔賜廷推清議在前自簡在後勿論夫奸夫佞不得濫登即虛負時名如宋人所謂執拗不曉事者誰敢私之臣一皇上之於輔臣也晝接久停補牘鮮應似乎有金幣不貫之象然所與圖事帷幄共進退天下者捨輔臣其誰夫使輔臣內托帷幄腹心之重而外得以金幣之跡自解於天下此最

隱患　皇上所以獨受其過而忠臣噤舌不敢盡也
祖宗時主臣同心宮府一體常朝而外時賜召對造
膝密謀隆於喜起　皇上嘗行之矣即今　聖躬靜
攝宸禁天嚴何難假便殿一刻之間加與淸問票擬
必確疏揭必行　皇上之心直喻於輔臣而無所假
輔臣之心亦直露於　皇上而無所回如是則輔臣
不得展轉謝責於天下而有善不敢不以歸之　皇
上此所謂顯用之者也今　皇上之諭輔臣曰屢揭
忠愛稍俟次第發行舉朝忻動莫不延頸夫如輔臣

所請補大僚選科道及今再疏擇相等事皆大政急務可片言而決耳臣竊惟皇上徒以是慰藉輔臣而輔臣遂復從容躊躇不早察於泄泄之戒則天下事嗟無及矣輔臣不幸而當大壞極弊之後遽難奮濯則其時苦七十老臣危如風燭孑然奔疲以至於病則其形苦入閣視事無參証之資杜門調自有漏洩之患則其心苦然而天下所望不能少休者何也誠見皇上眷倚輔臣其專一如此又竊謂輔臣雅望震世必有光明俊偉之業可立睹耳今天下紀法

極壞政事極壅人才極阨官職極耗物力極窮邊防極微宦豎極橫反側極多士大夫幾無禮義廉恥而民間愁苦寃痛之聲徹於國門陰陽舛沴萬物咸乖此亦輔臣卧薪待旦食不下咽之時也天下之患莫大乎禍醞釀而不知俗浸淫而不改衆人狂惑闘塞而不敢求其故今之諒輔臣者曰彼未嘗轉一殿增一官是　皇上不任輔臣也夫使輔臣不受任將誰任之而輔臣之自解亦曰吾非不累牘以進竭股肱之力無如　皇上之不信何也夫使輔臣不見信可

但已乎宰相一身上毗天子下繫四海之望宜卓然豎立爲社稷卹無彊非苟而已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所以明拂弼之義彰忠鯁之風也而孟子則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夫引則有自牖之忠有回天之力竭誠盡智不詭於道而人主信之亦在議論形跡之外是故諸葛亮鞠躬於偏漢狄仁傑夾日於亂唐此兩人者當艱難危疑之秊猶惓惓不已如此其忠也矧今明盛有道之世千載而一逢者乎故爲輔臣今日計無如慨然

自任以天下之重力疾贊襄勿使政府久虛卒生他
患而其大要無如收拾人心使得共做之　皇上收
拾人心無如用人用人無如令疏所謂然眉最急者
簡用閣臣一事夫閣臣者有一人邪正關數十年消長
非細故也是故獨斷在　皇上公推在廷臣而輔臣
則身爲之招而類爲之從若樹的然不可諉也　皇
上御極以來閣臣變態亦畧可睹矣萬曆初年權相
句璫擅政天下股栗盛滿不戒卒受誅滅之禍嗣是
宵人覬望於是一切變爲側媚險邪之行以牢寵一

世門戶甚堅氣脈不斷苟有正類立見傾擠以私滅公而不顧天下之大使天下之人亦瞞心塗面以附之而不知有公家之急遂至今日可爲太息夫張九齡李林甫不並容於唐而唐亂王安石呂惠卿章惇之流纏繞起伏於宋而宋衰此古今之大戒人臣所同痛也輔臣憂國奉公不及今早從決擇勿論大柄久專嫌疑易起萬一時勢窮極有如前所謂側媚險邪者乘機倖進天下之事豈堪再壞耶天下羣情易動衆欲難調輔臣安能一一厭其心而塞其口亦在

乎開誠布公以天下心用天下使國家享安全之利
而　皇上獨受榮顯之名則天下服矣如曰謙讓未
遑或以人言介懷輕言去就　皇上眷倚謂何天下
亦誰復敢有効忠於闕下者而輔臣又何利焉故臣
切謂　皇上宜任輔臣不必疑輔臣輔臣宜任天下
亦不必疑天下犬馬之忠如此復惟　聖明留神省
覽而亦願輔臣比之爲他山之石也

乞公會推精簡用以清政本疏

李雲鵠 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三月

臣惟人君有萬幾相臣輔 天子以理萬幾者也則相臣所繫之重豈曰徒取備員已哉顧相得其人則所用皆正人所行皆正事其究也人君成明聖之名相非其人則所用皆邪人所行皆邪政其究也國家貽傾危之禍歷稽往牒如執左券故曰論相要矣擇相急焉而擇救時之相爲尤急然擇相亦非易易者自古人君非不銳意登正人然正人每爲國而不爲

私營職而不營譽而其進也恒難亦靡不銳意遠邪佞然邪佞每內結左右以為容外事權要以延譽而其進也恒易故必審於難進易退之故察於衆好衆惡之間如孟子所謂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斯於論相之道思過半乎 臣近接邸報見輔臣朱賡屢具奏揭請 皇上亟簡輔臣彼誠有見於萬幾殷繁非一人所能料理故敢言之再三詞亦懇至斯誠老成之訏謨矣乃 皇上猶未即沛綸音得非慎

重其事而慮相臣之難擇乎臣以為擇相一事猶當
於會推一加意焉曩科臣汪若霖為大臣屢推未當
疏請 聖明獨斷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詹沂以會
推謬舉所知自陳引咎奉 聖旨詹沂既無私比不
必引咎今後會推還着吏部折衷衆論面相評品務
求至當方許疏名毋得徒取畫諾其或舉非其人科
道官即時糾正毋得點後纔說紛紛猜忖以乖朝廷
大公之體吏部知道欽此大哉王言可謂獨得用人
之竅綮矣況相臣所繫之重乎況又以今之時勢而

論相也可以匪人參之乎惟是臣待罪留臺去輦轂二千餘里會推即有不妥臣慮不及知比知而有言又恐在點用之後矣臣竊念朴忠有不得不預陳於君父之前者臣聞宋臣歐陽脩論卜相曰君之聖者能辨君子與小人故論相德者必歸於心術之正論相才者必取夫學術之醇論相度者必加其容受之廣茲三者論相之要也臣遍觀今日之詞臣廣詢內外之輿論奸譎如周應賓則心術不正阿媚如黃汝良則學術不醇娟嫉如李廷機則容受不廣皆經前

後諸臣明暗指摘不足平章國是我 皇上所謂不得舉非其人者即此類也宜遵旨免推外其餘在籍在位諸臣足備顧問者望 皇上亟從輔臣之請責成廷臣毋循故智務秉公心愼選端亮數員疏名請旨點用以清政本之地倘有鑽刺希推呼朋引類濫舉市恩者容 臣以自簡議其後必不忍坐視 聖明之朝前門退虎後門進狼使 皇上金甌無缺之天下一壞再壞究且至於大壞而不可救也 臣叨列言官慚無寸補竊謂今日 皇上反否爲泰以保萬世

之安在此一舉輔臣進賢遠奸以服天下之心亦在此一舉治亂關頭間不容髮故敢效一得之愚如此願　皇上留意焉

閣臣最急疇咨宜慎疏

胡忻　兵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三月

臣惟君即神聖不可無輔德沃心之臣臣至賢才不可無同寅協恭之佐故紫廷有丞弼黃閣有參貳匪徒備員實資贊理計自輔臣沈一貫沈鯉去位歲過半矣當軸者朱賡一人之身專事體旁午智慮或有所未周應酬紛沓精神或有所未逮昨者一疾在閣中閒其無人者幾匝閱月票擬私邸綸扉生塵　祖宗二百餘年政本之地曾有此景象否且今何時也

四海困窮人心離析九邊單弱虜情蠢動留都妖黨未靖僞示歷帖可駭 皇上靜攝深宮寂然無聞而二三元老又缺誰與圖維夙夜國家事豈應肩越若此則閣臣之推斷不容一日緩矣抑 臣猶有說焉臣謂閣臣與衆臣異衆臣各分其職各任其事閣臣則百職總而萬事宰得失之間治亂安危攸繫詎曰渺小異時元輔皆背公植私醜正匿邪孤高者絕巖廊之想比附者有根抵之容然而人品自有眞輿論自有公豈無才誠兩合識量兼優者乎豈無端方厚重

忠貞直亮者乎彼依依墻壁驟猥華膴者畢也昏昏醉夢任情驕蹇者鄙也暮金通關節決裂名檢者倒也攘臂奪卿貳假條陳以庇私交者庸也瑣細而闒大體縮蓄而乏風節者局趨轅下駒也臣 願此輩推舉宜精毋泛寧少毋多務期宏碩登庸以無負 皇上枚卜盛典蓋推轂名賢猶恐末路之難持若抵戲唾之核而進見席之影敗之兆也何益之有復冀 皇上軫念閣臣不可久缺亟勅該部公同推舉名賢必期恊人望乎公評如有阿私所好濫及匪人者容

臣等自簡從事兼政本有賴而宗社靈長終必因之

臣不任欵懇俟命之至

枚卜萬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疏

王元翰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四月

頃者輔臣朱賡以獨力不能肩重揭請　皇上點用三三閣臣情詞痛苦迫切我　皇上亦洞鑒其衷天語溫慰有枚卜閣員朕知道了之旨矣臣等復何說焉惟是静聽月餘未見動定審時度勢則卜相一節方今吃緊急着會推一節又卜相吃緊着急推而當也仰體　皇上愼重之心天下於此卜休否之會推而不當也愈堅　皇上輕玩之心中原未免有陸沉

之虞臣意既謂之會推也當於臨推之時九卿各陳所推之人取裁於冢宰商訂於科道酌量可否允協物論然後落筆呈請賢也與衆共登之不肖也與衆共棄之豈不至公而至當哉乃今之推法則大可異矣臨時一揖漠不相聞各書所舉砣乎不拔雖冢宰秉衡不得而雌黃焉監視科道逐班畫諾不知誰為舉如閃電過前目不及瞬則抑何取於會推為也且如南都今缺吏部司官推至五六人不為不多矣而江北絕不許一人掛名豈四府皆不才也而長安有

吏部不肯渡江之謡廣西鈌巡撫推者八人何盡出各省左轄豈內堂無一人也而長安有當香絹送人之謡故一司官鈌得一正一陪足矣何必人人開入以滋奔競一巡撫鈌得二三才望者足矣何必盡數兼收以顧面情凡此皆會推之流獘也夫統百官均四海者銓部也取數多寡聖天子有何成心繼自今當一身肩任採不厭愽收必拔尤豈宜散權以示公衆政以脫擔使一兎在野衆夫引滿而人心士氣爲之大壞也若乃會推閣臣此何等事今何等時中外

相望之切天下治忽之關在此一舉尚可邪正並進以倖中哉節見臺省次第論列明刺暗指不堪爰立者亦既彰彰於人耳目此豈求多於諸臣政慮會推不當恐一時誤及之也往者二相去國之初即有詐提擢薦故爲倒置以亂聽聞及托病托差椎心干進以希大物　聖明在上可難拔而襲取乎葢才品自不容揜迺國事寧堪再誤昔包孝肅清正絕俗及其欲相知者謂天下從此多事王安石負一世才名舉朝方慶得士識者謂此人用必誤天下蒼生今先後論

刺諸臣自顧與孝肅安石何居則亦可爲之爽然矣地位優崇則付答難稱其職天下多故則任用必極其選與其點後而攻擊傷體是以事先而杜塞胃濫固非好持人之短長也臣記萬曆十九年九月吏部尚書陸光祖爲申明職掌以重閣臣之選事內言蘭谿新建不宜內降入閣辦事有祖制決不可廢內降決不可啓等語隨奉明旨云原不爲例以後還着會推欽此未幾蘭谿新建一以庸鄙敗矣蓋內降既斷不可行而勢不得不預防於未然之會推也今

諸大臣中不乏老成端亮矢公矢慎同咨同謀舉天下第一流挽國家方蹶之運奉行　皇上之美意分恤輔臣之苦心如是臣等之言亦贅疣矣抑臣猶有請焉會推時不貴多而貴精不利緩而利速如舉非其人臣等不難露章以冐怨如舉得其人仰懇
皇上就中即賜點用若復遲回不決而曰再推幾員來看則小人由此進君子由此退矣何也天下不止數人首事或畏公道況邪人常巧正人常拙一推不效補牘無由是　皇上明藉邪人以巧又爲之剪拂訛

類連茹言官語溢天下之事去矣勿謂臣等不先言
也

卜相公論宜存乞賜裁斷以重政本疏

金士衡 南京工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竊惟相臣身任平章調燮元化贊襄一人賓服四海網羅英賢主持國是厥任最為鴻鉅必公忠端亮抱卓越之識擴休容之度爲物望所素孚安危所倚賴者乃可當其任而無媿有如志行卑鄙蹤跡清華識量茂險中鮮容受者均無取焉曩者諸臣先後論列惓惓皆及此意昨御史李雲鵠一本明指周應賓黃汝良李廷機不當推無非採公論糾官邪仰佐 皇

上愼簡閣臣至意大臣關言義當退省況予奪之柄出自朝廷柰何嘵嘵置辯粉飾矜誇蔑淸議而傷國體謂非垂涎揆地塗人耳目其誰信之夫邪正進退世道治亂所關設一不察而使匪人得參其間流禍非小臣請正言而無諱可乎周應賓爲舊輔姻親倚恃墻壁干進營私且巧於逢迎專以告密爲事始進吏部嘖有煩言旣解銓柄而猶藉口條陳代察吏伸辯招權納賄不恤廉隅業掛彈章無容復贅惟是林宜初被指摘自揣公論不容貪得[illegible]

冷突然奏辦不過與望會推縢雕飾說匿瑕掩詬爲
将來擧用討覈此其心術詭秘作用譸張識者已知
非端人正士矣黃汝良品最卑汚行工狐媚暱熱於
權門之手援而密屬私人以居間乞憐摇尾靡所不
至及剛節既過衣鉢許授始之隔垣而居者忽然遷
其門謂巧避形迹不知欲蓋彌彰座主門生之誚豈
其無聞而笑罵由人醜類就列近且濫竽典試貽羞
士林其問稱引交雖竊意譏刺變亂黑白人已窺見
肺肝至其平日貪婪無恥言之汙人齒頰萊蕪知縣

覲應藩撫臬臣藩臣經撫按拿問受五百金重賄而
遺藩山東撫臣求解用宗弟名帖撫臣語其差人曰
原非同宗不敢冒認彼縣官以貪擬徒不可為矣後
退還應藩銀一半此遠近所諠傳者戶部主事楊武
烈為汝良門人督餉遼東物故其子楊學元餽厚禮
向汝良乞銘既全收其餽而許之矣閱數月學元遣
僕楊輿候領文字輒復峻拒且加訶斥焉致楊輿進
退兩難含憤自縊而死尚謂有人心乎即此兩端汝
良生平穢迹亦可概見乃其辯疏猶自命曰狷介曰

娉修曰闞窺便巧不屑不能此何異淫奔之婦向人談貞節事耶乃若以詆刺已者爲有所受尤屬夢語言官論人一憑公論寧有隨人意指者哉汝良此言非出本心不過顯露機鋒以箝人之口耳李廷機清操自矢昭非不重之第其量乏恢弘性多執拗軟熟要津漫無風節此固衆論所不滿者蓋廷機爲去相教習門生託根寄命非一日矣以故事無巨細必禀命而後行他不具論即前年遇災變大事人情洶洶廷機意在阿承寂無一語大臣體國奉公之義何在

司官聶雲翰賢吏也偶以一事相左遂不能容陰爲排擠致敗官殞命迄今言者痛之臣 讀廷機一疏卒皆自怨自賢之詞謂去年論臣者有扳援依附等語因所刺不中臣病不置辯而引退又謂性不娟善而嫉惡又謂入官二十五載所經執政十餘人無不重臣愛臣嗟嗟恥事扳援何爲依附權門之瓜葛性無娟嫉何爲讎視守正之司官士君子立身行己不倚不偏中外仰望手采郎諸執政重之愛之曾何足爲加損而俊爲美談此言益覺淺陋臣 又不能不重爲

廷機惜矣之三臣者在周應賓則倚門傍戶黨比堪羞在黃汝良則逐臭附羶名節掃地在李廷機則操守有餘識量不足雖品各不同而其無當於枚卜之求則一也抑臣猶有說焉臺省觸邪糾慝自是職掌況上有聖鑒下有公評誰敢私焉邇來士習日敝綱紀日弛被論者不聞席藁待罪而嚚嚚辯反噬習爲故常如周應中贓私狼籍業經察處而辯陳之龍敗壞名檢掛名彈章而辯轉相効尤略無顧忌朝端紛若聚訟此豈清明之世所宜有哉伏乞 皇上博採廷

議覽別羣倫枚卜重典務在得人其有不堪推舉者
勿令倖進罣議之臣靜聽聖斷處分毋得飾詞强辯
自干罪戾如蹈而登進者悉名碩之選訾議者免辯
訐之風上有紀綱下無越志端揆重而朝廷尊世道
人心終必賴矣

君相治本攸關疑情當撤疏

沈鳳翔 戶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今天下可謂眘眘多事矣所恃聖王推誠日以其心灌注於下而端揆重地調燮多賢庶能一德一心共適於理　陛下之鋭精百務獨秉乾剛雖在靜攝不忘根本豈不誠萬世一君哉然而天下大器也可一人有而不可一人負故王者修已任賢推心置腹乃能分任而責成功若勞耳目之察而用無已時恐以疑度務何務非岐之羊以疑逆人何人非厲之子此

妨政害治不可不慮也頃者　陛下端居邃穆天語稀聞彼其望影增形者業已不勝私忖而又設疑以待之如言方至也而疑其詐人方進也而疑其欺事方舉也而疑其擅持衡於可行可止之間而隱跡於不動不靜之介曰吾惟重發而慎操其柄則人莫吾測不知天下事愈疑愈隔愈隔愈廢愈廢愈蠱蠹自古而已然者况乎吾以慎發重操而御之人又自慎發重操而竊之矣故以中外窺瞷谿竇橫生廉恥道喪職業不舉養交怙寵者悅擅而不肯休傲物肆志

者眛目而不能下詖詞角正論邪類雔貞臣王途傾反將焉用之 陛下何不赤心白意加與四海內聞言修止輦之風求賢勵若渴之節功實自應覈核猶豫毋爲兩持三尺凜凜誰其敢干有不責誠畢智者非臣也今大僚缺臺省虛百官滯 臣不敢緊指所稱最急且鉅者無如論相而乃宜決不久不決何也毋以人實難知而人言未易信乎 臣謂正不必以疑先天下矣蓋匹夫至愚合之成聖惟其公也故以虞舜之智而當枚卜豈無淵喆獨見高出廷臣也者

又豈不鑒平成之績卽一旦奮庸而非驟者然必曰詢謀僉同若謂爾所共乎吾爲爾相之矣故終虞世莫與爭焉今通國有口列論若眉採輿論之所歸棄私臆之所獨罕有不相慶得人者以此知人言之足爲用也不必疑也昔漢武相田千秋而匈奴譏之宋以司馬光爲相婦人女子皆知其名此無他一言而悟與誠之所孚正相懸也　陛下惟取其如君實者無取其如千秋者則虛聲不得入贗品不敢售倘不其然而曰簡具在惟　陛下精察而斷行耳知人則

哲更不必疑也噫今之論相亦有道矣蓋爲居常之相易爲濟時之相難蒿目思賢豈徒充位故非宅心醇粹空洞舍已者則積習之錮不化非表帥端亮通達治體者則弛張之用不諧此誠 宗社安危所係陛下安得晏然而已者不及此時博採羣議商確至當決意果行異日者非眩惑而失眞則苟且於倉卒倘麻制所宜人心未厭爰立鄭重之謂何此宵小之利非朝廷之福也而又何疑之有抑 臣猶有說焉純臣事君無以有已故開誠心以廣益竭死力而瘁躬

武侯所以不計利鈍而稱忠於萬世也會推一事紛
自先朝垂之令甲公論之不可撓且廢也明甚曩者
大臣唯諾於冡宰 臣 等贊疣於科道殊非立法之初
意而一經指摘推委因之九列卸肩不勝異議總非
盡臣體國之誼也如公其心以任天下毋分爾汝毋
問恩怨則今日之事一言可決何至以廟堂石畫紛
如聚訟哉乃其身在事中者亦宜蒙譽不誇受誹不
怒羽儀自愛屹然如山而後可勝天下之重今也既
匿端以示人疑又疑人而重自蔽聞言輒激簧鼓縱

橫甚有欲越 祖制而擅行抑有犯察禁而肆辯顯
然無忌不獨論相一事爲然者臣爲世道憂久矣感
事觸衷罔知忌諱故輒敢以無疑之說反覆開陳爲
黼扆獻爲察察規伏願 陛下俯賜采擇力見施行
上下同心共捐有我則疑關一闢泰運斯還如是而
大猷不升者臣請伏妄言之誅以謝天下所不避也

枚卜閣臣議論未一據實奏聞以佐宸斷疏

宋一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頃十五日有旨諭令輔臣朱賡傳示吏部會同九卿科道推補閣臣員缺該吏部左侍郎楊時喬十七日約九卿科道畢集東闕科道諸臣先索得草單一紙開列于慎行趙世卿劉元震葉向高李廷機楊道賓孫丕揚凡七員既經就班吏部問臣等七員何如班中有謂李廷機乏相臣之度者有謂楊道賓外議尚未釋然者議論相持日中不決臣韓謬出獨見謂二

臣俱負時名推之未爲當獨是廷機彈文屢掛道實
人言侵及二臣各連章求去即蒙簡用必無就列之
理若再有言者於國體益傷於政本之地何補不如
且緩推以俟公論之定完目前枚卜大事於二臣後
來入相之路亦未妨也諸臣多有首肯臣之言者吏
部猶遲疑不決竟不敢舉筆易一名蓋仍主兩人并
舉之說也夫吏部憐才臣豈妬才顧憐才於二臣求
去之日國家終不得才之用孰與憐才於議論大定
之後二臣終有柄用之時吏部愛二臣臣不若臣愛

意之長矣亦何至鵠立不移爲疏中兩請之說耶人之才品固有爭之而愈亂定之而始明者故賢奸雜揉衆論諠囂與其兩用之不若兩巳之盡兩巳則司馬光呂公著豈得終爲廢棄兩用則章惇蔡京之壽無巳時也故曰宋室之禍始終於朋黨成於調停今日之舉不幸類是臣之所爲大懼也治亂邪正之關端在今日臣謹述其疇咨之槩若此其他五臣海內夙望惟聖明虛中簡用於天語所爲素懷忠義必有契焉則社稷靈長之慶也

禮臣不堪枚卜推轂未厭人情疏

胡忻 兵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伏自閣臣員鈌政本席虛人情引領枚卜不啻望歲昨者　皇上俞輔臣之情慨下會推之命斯固邪正消長之會世道汚隆之關也廷臣共舉十人 [illegible] 左侍郎李廷機與焉考之公論僉曰不可　臣待罪諫垣職司糾駁何敢隱默而處此夫廷機雅有清望　臣非不知之惟是鄙細非恢宏之器傾邪非端亮之品律以大臣休休之度邈乎未之及耳且以廷機在部

言之朝常墜而不舉典禮闕而不修寅淸罔聞秩宗
有愧惟日斤斤焉操贏奇之筴躬畚鍤之役驅騶侍
郎土木宗伯謚遍長安亦足唾也至於祭葬宜有定
衡乃朝立案而夕批行秖以公典供面情耳差除當
有定敘乃巧緣者超前而拙守者滯後豈曰部堂有
市道乎持正毋在司屬不平徒爲扼腕主事聶雲翰
畧觸其鋒遽令被斥憤恨以殁嗟嗟我　皇上之尊
如天尚容臣下犯顏批鱗廷機以堂官不容一爭執
比司屬是其威重更軼宸嚴上矣夫禮部在諸曹爲

簡要巳甚乎謬戾若此政本何地可以若人參之耶昔在宋有安石才學冠絕而性執拗一拜相遂以褊愎擾亂天下廷機才學遠不逮安石而執拗過之更復外示亢直中實脂韋以之秉政其為禍天下當尤此安石為烈矣是僕指需次閣臣者私計廷機必與推而誤蒙簡用必至折足覆餗非國家之福故 臣於疇咨閣臣疏中微言之冀得默止可存雅道今推果得廷機矣然 臣既開其端安敢不竟其說謹此披瀝直陳竊附古人辨奸之義仰乞 聖明裁察

政本重地不宜恕納匪人疏

王元翰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切惟會推一節臣等慮薦舉不當誤國不小言之幾至焦脣敝舌先奉聖諭吏部折衷衆論務求至當方許疏名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即行糾正勿得點後纔說欽此蓋恐誤推誤點欲臣等言之方推靜聽即點至哉言矣乃本月十七日得旨會推閣員六七人有屢掛彈劾如侍郎李廷機者又列名其中矣正明旨所謂未點糾正時也臣可無言乎夫廷機之有

今日臣等知之久矣微詞諷之矣法語折之矣多言
攻之矣但未蒙處分耳　皇上試思從來南北交章
即在位者猶當罷斥矧未用者而可闌入乎諸臣與
彼官職不偪德怨超然何若羣鶚競逐一雀毋亦謂
人如李廷機叨散或可而居要地則必播惡辦瑣務
或可而當大事則必僨轅故樸忠激切防其舉引豈
期今日不幸言而中耶相天下者必相識相度相才
兼然後可以乎章軍國廷機有一於此乎竹頭木屑
之識非相識也剛愎執拗之才非相才也褊險忮刻

之度非相度也必欲以小廉小勤似忠似信妄擬大柄竊意國家縱乏才亦勿令爲歎後鄭五所嘆耳往者災異譴告該部上修省一疏舉朝方意發抹時要言囘天動上乃竟脫畧支吾以青衣角帶塞責公論鄙之近日青宫輟講經二年餘舉朝切切不寧彼若恬然事外之人不聞一語懇請該部職掌莫大於此望其緩急肩担不可得矣聶雲翰艮有司也語言懇正宜借爲直友竟憾恨刻衷乘察典中之鬱抑以死戕賊善類此非一班乎遷轉司屬悍然紊序致銓部

數爲荏迈而不可囘今司官甚爲不平安望異日以人事君徇私亂法此非先兆乎若乃風聞可異者被論乞哀流涕叩首不虞司官從旁共見班揖時答語失措又有時對人曰吾輩當隨世以就功名天下事混而已夫隨世浮沉之術而混與隨二字今官吏大病廷機入官膏肓不覺盡露本相也二字果眞近於無恥矣即以大體較之現今南北交章彈墨猶潤若彈者自彈用者自用脫再有奸邪嚮用人知言不濟事轉相結舌是用一廷機而二百年來言路從此斷

絕今科道與推閣員明資糾察酌爲去取如十人與之而一人否之縱意見不同自當從否去名以防奸也昨聞諸臣互相推諉不肯書名相持良久竟以原草粘上勿問可否則糾察無損益於會推用一廷機而會推之臺省又可不設矣廷機而果賢也言出多口尤當少俟論定以存國體顧可犯清議拂公非憐而收之哉昔王安石才名學行當世無兩聞其入相遍國方慶得士而呂公著袖携彈章雖賢如溫公亦駭以爲未然未幾事權到手任意紛更新法行而元

氣索釀至藏欽公著之言驗而趙宋南矣假令當時同心合口阻之宋祚未遠斬也今廷機之名行不逮安石遠甚而執拗過之一朝得志肉害而國悔之豈不晚耶　臣叅言路生平自矢不忍以曖昧點人不敢以影響射人如廷機者斷斷乎知其不可相也叅照得廷機濫盜虛名久授衣鉢腹中鱗甲今日業暫露於司官手上雨雲他年必肆毒於士類似乎剛勁也然硬於下御而軟於上承若謂執持也乃得之鴻毛而失之九鼎此其在寅清之秩且足爲典禮之羞若

復據爕理之尊豈不貽廟社之禍乎伏與 陛下舍
置廷機更加議處於無所指摘諸臣亟賜點用勿復
遲疑則政本得人股肱有託矣

爰立實關宗社不宜徒採虛名疏

宋一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先是奉命會推閣臣外議有謂李廷機杜門必不與推者有謂廷機成議已定此番必推必用者 臣謂此倚度之語不足信也第舉手加額願得博大宏遠之器爲國家造福而已已而廷機果與推矣科道諸臣取其有清節者謂當推詆其無相度者謂不當推而陳治則謂楊道賓亦有外議 臣是以主兩臣並已之說若曰乞骸非大拜之日裂麻亦非盛世之風此 臣

上爲國家慮下爲人才慮所以俟公論而息羣囂也
吏部楊時喬因是以兩請輔臣朱賡因是以請點 臣
說倘非一得二臣豈有兩存項閱科臣陳治則等道
臣葉永盛等公疏或偏舉 臣推之未爲不當一語或
謂 臣爲從中調停似尚未悉 臣之意者 臣安敢無說
處此尚書之言枚卜也曰詢謀僉同卽千百其人而
有一人未協亦不可謂之僉同豈得以十二較衆寡
乎往時會推舉者秉筆書名果無他說然後依次畫
題所謂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也恐 陛下試問今日之

推書名者誰乎試取往時會推之簿與今日會推之簿一一參閱之則其故可知也倘曰九卿衆口稱賢往時何以書名今日何以不書名也草单劄粘是誰逼之數十人皆見其誰掩乎傳之天下謂卜相出諸袖中之私单也則亦辱國之甚矣會推之規言官主糾駁未主保舉言官爲公保保舉則廷臣且將上書訟功如奔訴乞留焉傳之天下謂卜相如奔訴乞留也則亦不足爲相臣重矣夫論相者必以更古今之通道也既云廷機瑣碎無相度則自有應處之徑乃徒取

其孜孜奉公皎皎自愛之節是小吏羣有司之事爲可謂稱輔弼之任乎諸臣之論國相惜乎其未大也如謂趙世卿賢者所薦必可用古亦有大賢而誤薦人者司馬光之於王安石是也呂誨唐介等爭之不得至引用羣小創行新法殘害天下毒螫善類光始服呂誨之先見悔何及矣廷機清介類安石譽望類安石其偏執已見不近人情喜動生事殆與安石一體而兩分焉臣嘗謂其壞天下人才風俗有三事考察天下舉人骫法者必茹寬者多縣官乘是挾讎報

怨使士子奔走公庭為全名保家之計唾罵殆不堪聞一也禁革天下提學類考而才力遲鈍者多嚴刑廹脇生儒至有合邑不願試者或一日兩場傳遞頂替代閱抽取詐冒貪緣何可究詰二也不能公平去屬司官惟合已意者力主超轉甘拙守正之士淹者淹逐者逐死者死怨聲盈署謗言塞衢三也此顯然易見非曖昧比倘得柄政變亂愈多 臣故謂寧俟議論之定兼亦養其識慶抑其果銳需太用於後日或可耳何謂有司馮兆之薦無虞介呂誨之議耶今朝

士意氣尚未和諧所幸秉國者不立町畦故猶可以
相安倘如王以剛戾之夫助以黠慧之士禍有不可
勝言者臣所爲嘔腸裂背而爭也伏願皇上自爲
社稷計曰爲天下蒼生計仍將李廷機楊道賔姑兩
置之其餘五臣並賜簡用第令新輔安其位天下蒙
其福斯計之便者若謂聚訟之謀難聽保舉之漸難
開叢議之跡難凞書名之規難廢嚴諭吏部集官再
舉一一復往時會推常規或易名或增員斯又所以重
其事也惟聖明裁察

恭繹聖訓敬闡忠義之旨以仰贊枚卜疏

袁懋謙兵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頃者輔臣朱賡以閣員請奉　聖旨吏部即便會同九卿科道官會推素懷忠義堪是任的六七員來簡用欽此臣捧讀曰大哉王言眞萬世論相者之法程也夫忠義二字在經典詳矣第大臣之忠義與小臣別小臣以一官一能自效皆得以忠義名而大臣以人事君在不自用用而用天下彼其幽獨自矢以期不負主知者亦惟是用人爲兢兢臣誦法孔孟見大學

所引秦誓以斷斷休休實有能容爲子孫黎民之利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古今論相之的端不出此二書　臣謂大學之所謂容即孟子之所謂好蓋大臣精白一心以自結於黼扆而寤寐英賢網羅豪俊以共圖太平之理惟恐失一士則國家不得受一士之用失一言則國家不得受一言之益而孜孜汲汲若渴若饑其一腔丹衷真可想見是之謂忠是之謂義稽古相業之最隆者亦惟周公吐哺握髮周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乃知古

忠義之臣未有不能容且好者若含容賢則爲娼嫉含好善則爲訑訑排正言而殘善類此在　聖世當居放流之科而聲色距人讒諂畢至是亂天下者也於忠義何當焉今天下賢路閉塞忠良斥遠廢者未起候者未除缺者未補人抱積薪之憂士鬱彈冠之氣延頸跂足庶幾得休容好善之相以佐下風則宣鬱達滯拔茅連茹一日而天下改觀焉不則剛愎自用偏信偏疑非有意於用小人乃小人得乘是以售其巧黠而朋邪爲奸正氣愈塞禍有不可言者安危

否泰之機正在今日語曰衆言淆亂折諸聖今羣議蠭起經典具在 陛下試觀會推諸臣孰爲容賢孰爲好善眞忠眞義毋採虛聲以恭默之思契孔孟之旨則枚卜之事可一言定矣豈若羣臣呶呶日中而不决哉 臣腐儒也不能舍平生所學以事 陛下故以二書之論相道者爲獻伏乞 聖明留神蚤决天下幸甚

元輔至情當體乞裁察以終優老疏

胡忻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伏自去歲 皇上簡用閣臣乃求耆舊詔起元輔王錫爵于田間迄今既逾年矣元輔輸情控辭疏凡五上 皇上眷眷延佇尚未俞允頃提學御史楊廷筠爲元輔奏乞俯念迫切至情特恩予告言其子果屬病重猝難就痊老年孤子相倚爲命舍携不可進退維谷夫學臣持叅元輔之鄉最久知元輔最深昔曾薦之起用茲顧從諛之予告者蓋真知元輔之必不

能出耳然元輔匪直身衰子病不能出又聞家庭閫
閫之內敗壞決裂不能自理無奈借兵于官乞靈于
神爲閭里所譏笑即元輔自疏亦嘗及此是其謀家
之不暇而暇謀國乎夫欲墮之葉寧堪秋風垂末之
弩不穿魯縞元輔之情境窘蹙若是而欲殫竭密勿
劻勷機務難矣且元輔秉政當國蓋亦有年惟是進
退之際差洽人意而器量褊狹識見偏蔽顛倒公論
排擯善良顧憲成趙南星等數十人陸沉至今說者
謂國家元氣之索自錫爵始往時沈一貫歸錫爵與

甫時行迎之江滸偕遊普陀岩盤桓十數日深謀密

畫而後作別故當時人即謂錫爵時行次第復起乃

錫爵起而不能出計必護局面衍衣鉢起時行接續

脉絡之乎臣惟　聖明在上誠詢嘉納讜則摠謀猷

思獻替者自不乏人且天下急務大小諸臣言之已

悉患在不行亦何必借資于方寸已亂神識既耄之

人哉嗟嗟政本積敝已久國蠹欲清無從若前門拒

狼後門進虎宗社何賴焉伏望　皇上亟允學臣楊

廷筠之請收回欽取成命令冠輔安心靳于攝養天

年毋復强其所不能使[illegible]出而所畏愈多則以崇舊

學以成完節我　皇上優禮老臣之殊恩庶其有終

無斁矣　臣不任悚息候命之至